

蕉風月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號
三〇九期

川香
作色
竹
研
印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2 DEC 1978
CHINESE LIBRARY





309期 ●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號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KDN 0119/78 ISSN 0126-6608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1.00 senaskah 定價一元

編輯人□悄 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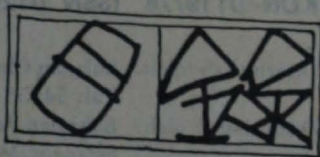
□張愛倫

□沙 禽

封面



309 期



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特輯

不可能之馬

○

陳瑞獻

論述·書評

以撒·辛爾訪問記

楊姐
鳥

23 14 7 4

賴山妨
劉紹銘譯
賴瑞和譯
賴山妨譯

菊凡「暮色中」的摸索

形影神詩組補談

37 45

溫毅
祥英
民

詩

回訪：投宿或投荒之逆旅
詩兩首
失灶

70 34 32 30

鄭英豪
梅淑貞
邱樹榮
牧樹榮
奴

散文

分段詩三首
致愛詩簡
靈魂之死
冷燕秋
溫任平

在此儒林居高山帶
三代木
胡天任

「人間煙火」序
舞者言
潘正鏞

燈魔
溫任平
西河洲

小說

夕陽之旅
人鼠
小林山樓

翻譯

馬來文學講座之六
舞台
陳鴻洲譯
劉慧娟譯

身欄

文史叢談
鄭百年

輕描集
邁克

人間集
梅淑貞

風聲 ● 風箋
諸家

風訊
編輯室

封底

虹山靈 ● 陳瑞獻

118

115

113

111

103

64

57

94

81

80

78

54

52

50

49

76

74

72

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以撒·辛爾

又一次，一位不太為中文讀者所知的西方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撒·辛爾(Isaac Bashevis Singer)的作品，過去只見於劉紹銘的中譯本「傻子金寶」(香港友聯、台北大地)。實際上，此書也只收了辛爾的兩個短篇：「傻子金寶」及「藍鬍子皮爾特」。其餘的是其他猶太作家的小說。這裏選譯的「鳥」及「楊姐」，也只能算是聊備一格，不足以代表辛爾的整個小說藝術，但這兩個短篇的背景，一在紐約，一在波蘭的一個小鎮，倒「正巧」反映了這位美籍猶太作家的雙重寫作背景。

辛爾於一九〇四年生於波蘭的Radzymin。他從小在神學院接受傳統的猶太教育，但卻受哥哥的感染，喜愛世俗文學。他的哥哥以色列·佐樹華·辛爾(Israel Joshua Singer 1893-1944)，是另一位重要的猶太作家，也跟弟弟一樣以意第緒文(Yiddish)寫小說。一九三五年，他們一齊逃離波蘭，定居美國。辛爾於一九四三年成為美國公民。

辛爾的作品，都是先以意第緒文寫成，再翻譯成英文，但這些英文本全都經過他審查，所以往往被人看作是美國作家，有時他也把自己列為英譯者之一。他的小說，大部份描寫波蘭的小鎮生活，充滿民族風味，帶點神秘與傳奇的色彩，表現一種深沉的人間智慧。過去幾



以撒·辛爾

十年來，到今年夏天爲止，他出過至少卅本書，包括歷史小說、長短篇、小說化的自傳及兒童故事。以下所列的，是辛爾比較重要的作品，不包括兒童故事跟較不「純粹創作」的作品（詳盡的目錄可查最新一版的 *Books in Print*）。同時，辛爾的書幾乎全部由紐約的 Farrar Straus & Giroux 書店出版（紙皮版除外），以下也就不一一註明了。年代是英文本的初版日期。

- 1950 *The Family Moskat*（莫斯克家族。歷史小說）
- 1950 *Gimpel the Fool*（傻子金寶。短篇集）
- 1955 *Satan in Goray*（撒旦在哥萊。長篇）
- 1960 *The Magician of Lublin*（盧布林的魔術師。長篇）
- 1961 *The Spinoza of Market Street*（市集街上的史賓諾莎。短篇集）
- 1962 *The Slave*（奴隸。長篇）
- 1964 *Short Friday and Other Stories*（短促的星期五。短篇集）
- 1967 *The Manor*（采邑。歷史小說）
- 1968 *The Seance and Other Stories*（降神會。短篇集）
- 1969 *The Estate*（莊園。歷史小說）
- 1970 *A Friend of Kafka*（卡夫卡的朋友。短篇集）
- 1972 *Enemies a Love Story*（敵人，一個愛的故事。長篇）
- 1977 *Passions*（激情。短篇集）
- 1978 *Shosha*（索夏。長篇）

劉紹銘譯

Cyrena N. Pondrom 記

以撒·辛爾訪問記

以撒·辛爾 (Isaac Bashevis Singer) 爲美籍猶太人作家，可是無論出身、年紀、經驗、教育都比目下當紅的美籍猶太作家如叟爾·貝羅、瑪拉末和菲臘·羅夫等人「長一輩」。他出生於波蘭(一九零四年)，三十一歲時才以遊客身份到美國去，定居紐約，在猶太人辦的報紙 Jewish Daily Forward 靠寫稿爲生。一九四三年辛爾取得美國公民權，而這時他用 Yiddish (一種用希伯來字母拼寫，字彙中夾雜有德文、俄文、波蘭文和希伯來文的文字) 寫成的小說，也通過了英文翻譯的關係，漸受美國文壇注意。

有關辛爾作品的特色、思想和他對人生、文學的看法，我想把維斯康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 Cyrena N. Pondrom 在一九六八年四月訪問他時的話節譯出來，俾讀者參攷。(此訪問記後刊於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inter 1969, Vol. 10 No. 1) 由於訪問記的中心，是討論辛爾的小說，因此除非我們先把辛爾的重要著作看過，否則很難明白內文所指的是什麼，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只能採取「斷章譯法」，把他重要的話摘譯出來(句法也因此更動了多少)，另以小標題說明大意。

——譯者

關於現實 (Reality) 問題

既然我們實在不知道什麼叫做現實，我們只能把最令我們魂牽夢繞的事 (What ever we are obsessed with) 看作我們的現實。我們就拿一個想賺錢想得昏頭昏腦的人來說吧，錢既對他如此重要，難怪他什麼東西都以錢來衡量了。他以為錢可以買到任何東西。從他的觀點看來，他是對了，凡物必有價，有人說女人有價錢，男人有價錢，有錢的話可以買教皇，買……這就是一般人的看法。但令人魂牽夢繞的倒不一定是錢，還有政治和性以及其他許多東西。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會或多或少的為某些事物衝昏了頭腦。

關於女人

這真是人類一個永恆的問題：女人永難了解男人是可以同時愛上幾個女人的。她們不能夠了解，亦拒絕去了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也許女人不能夠同時愛上幾個男人吧。……我還沒有看過一本描寫一個男人真正正的去愛上幾個女人的小說。小說家為什麼不寫這本小說呢，我真的不懂。

關於語言和謊言

問：我們說話和寫文章時，是否可以不講謊話？

答：很難很難。我們語言本身就多少有謊話的成份。不管我們說什麼，都或多或少是種謊話。人家給你介紹朋友時，你說「久仰，久仰」，這可能已經是一種謊話了，因為你或許從未聽過這個人的名字。最少，你說了誇張的話。語言本身就帶有誇張和謊話的成份。像這樣一種謊言是無可避免的。但如果你經年累月的向別人說謊話（很多人這樣做），則會給這人造成悲劇。但怎樣去避免這悲劇——我們再拿婚姻制度來說罷——確是個大問題。我覺得那個說「母姦淫」的人應說「別結婚」才對。如果沒有婚姻制度的存在，就沒有「通姦」這回事，因為從猶太人的觀點看來，你不跟結了婚的女人搞在一起，就不算通姦了。換句話說，這問題是：「男人是否可以和一個女人相守一生呢？」他在婚約上可否這樣寫：「由生至死，我僅愛卿一人。」這樣一種婚約，根本就是一種謊言。但那些教訓你不要「通姦」的人

卻認為是可能的。

問：這麼講來，人類的情況實在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

答：並非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但問題越來越多，使我們無法自拔，那是真的。

問：但人必須依靠着「十誠」生活，否則我們的道德倫理就會淪亡，對不對？可是，另一方面說來，如果我們遵循「十誠」所說去生活，我們又違反了人的本性。

答：是的，這確是個問題，最少在某些情形下有這個問題。以我的情形——或者以大多數的情形來說，「毋殺人」不會成問題的，因為我們根本不想殺人，雖然有時你氣起來會這麼想。但我認為我們已渡過這個時期了……再說，還有法律的的制裁。因為社會懲罰殺人犯，我們就害怕殺人。但社會不懲罰通姦——古時懲罰過，現在則不會了。

關於宿命觀和自由意志

古往今來的哲學家都認為這是個解決不了的課題。這等於我們不能求與圓面積相等的正方形一樣。這問題是個矛盾，因為事事既然由天定，則無自由意志可言；而人沒有自由意志，則根本無所謂宿命不宿命論了。但我們由經驗知道，這兩件事實在是並行不悖的，而我們這輩子也就生活在矛盾中。你在街上，汽車來了，你不會說：「如果天註定我會死，我就死，天註定我要活，我就活。」你一定會拔腳就跑，因為你知道你不跑的話汽車就會撞到你了。可是同時我們會覺得凡事都有天命，有前因的。這就是我所說的宿命觀和自由意志了。這問題也許有答案的，但不能在這世界找到，不能在我們小小的腦袋中找到。大概只有超人的腦袋或神靈才能解決得了。對我們來說，這個問題永遠是個矛盾。

問：宿命觀會不會影響我們冷淡了做人的責任？

答：不會的。我們可用囚犯的例子來解釋。照理說，一個人關進牢裏就無自由意志可言。但在牢中他最少有自由去決定做個怎樣的囚犯：要搗蛋呢，還是要乖乖的呢？很多囚犯因為在獄中品行良好而獲得提早釋放。在某些方面說來，我們的生命也與囚犯的差不多。雖然有許多事我們不能做，雖然我們受欺凌——其情形彷彿囚犯一樣——但我們最少有充份的自由去做好做壞。

關於神秘的力量和超然的力量

問：你在一個故事裏寫這麼一句話：「他知道他是被一種比自己更強大的力量所驅使着。」這究竟是什麼力量呢？

答：我所指的真的是一種力量，不是一種文藝腔調。我相信我們的生命常為一種力量所左右着，雖然我們對這種力量的真相一無所知。我們已活了幾千年——天知道人類究竟活了多少年——卻對電力無一所知。但電力老早就存在了，行雷閃電的電是電，晚上你梳頭髮時看到的光點是電……世上有千千萬萬種力量存在着，左右我們的生活，推動我們做這做那，但這究竟是什麼力量呢，我們就一無所知了。這可能是神力，可能是其他無以名之的力量，但不論是什麼力量也好，總之我常常感到它們的存在就成了。這也是我們小說裏有超自然的人與事出現的理由。

問：自然的力量和邪惡的力量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答：我不知道。不，或者根本無分別。舉例說：如果一個人在五百年前的一個晚上脫下毛線衣，看到身上的亮光，會以為這是神怪的作弄，因為他絕不可能想到毛線衣會因摩擦生電的。但現在我們知道了……我們知道這是自然的事，雖然這僅是最近的事。我們認為光線是什麼東西。由此我們想到世界上大概只有一種現象，深邃博大。這種現象，我們懂得的地方就叫自然，不懂得的地方就叫神怪（或超自然）。

問：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人可以利用神秘經驗來補充人類智力的不足？

答：沒有，雖然我十分希望這種事可成事實，但我想這不大可能。單憑神秘經驗我們永不會登陸月球，或者永遠渡不過海洋。我們需要飛機——噴射機。我們需要科學——我不反對科學和邏輯。我不會說：「拋下你的實驗室躲到黑房的一角去，等上帝向你顯靈。」我不相信這個。但我亦相信我們不應小看我們的神秘經驗。我們不懂的事，不能概以無稽視之。對與我們知識毫無關係的事我們也一樣得注意，因為後來說不定用得上的。

關於「現代美國猶太文藝復興運動」

問：我想你一定讀過一些現今被認為美國猶太文藝復興運動的代表作家，如叟爾·貝羅，瑪拉末和菲臘·羅夫等。

答：讀過的，但不多。我很少注意這些年輕的現代作家，可是要是他們真是寫得出色，我一樣佩服。我的感覺是年青作家的作品裏面沒有什麼東西對我說是新經驗了。我或許錯了。很可能是我錯了，因為大多數上了年紀的人都有這種感覺：應知道的事，他們已經知道了。

問：貝羅好像翻了一篇你的小說，是不是？

答：是的，是的。他譯了「傻子金寶」，我實在非常感激他。他們都是非常有才幹的人，但你知道，在我這個年紀，我只想唸名家的作品，再沒有時間唸不是第一流名家的作品了。所以，如果我要讀小說的話，我總是讀托爾斯泰、杜思托也夫斯基或果戈里的作品。

問：你剛來美國時，紐約的意第緒（Yiddish）文化情況怎樣？

答：在沒落中。在此我不妨告訴你，意第緒文化和我是兩回事。我喜歡意第緒文字和文化，但我並非是個意第緒民族主義者。這種人有他們一套社會觀念，他們要搞運動。他們嘴裏不停的講着運動——猶太文學、猶太戲劇、或是意第緒戲劇。我絕不是個搞運動的人，換句話說，他們認為我很自私。他們說：「你只顧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才幹，你忘記了我們，忘記了我們的運動。」事實上是對運動的失望，因為我知道運動和庸才是永不分離的。什麼東西一搞上運動就糟了——包括神秘主義。因此，從文藝觀點來看，我還是自己走自己的路好。還有一點是，那種搞運動的人都有社會主義的傾向，他們老想着要創造一個完善的社會。就因這樣，他們變得感情用事。這與我的想法不同。我當然希望完善世界之出現，但是，老實說，這非人力所能建立的。

問：一個人是否可以既是一個懷疑論者又是個社會主義者？

答：可以的，但不容易。但我們不能另創一個新社會，我們不能全做那些搞運動的人所宣揚的事。我見過俄國所經歷過的一次了，見過他們的革命是怎樣回事。他們暢言新人新事

新生活，結果是舊人舊事舊生活，變的不多。

最欣賞的作家

問：你講過你讀書僅讀大家，可否請你講講你最欣賞的幾個？

答：我想我最欣賞的還是托爾斯泰、杜思托也夫斯基和果戈里三人。我很尊敬福樓拜爾，雖然他完全不是我所欣賞的類型。我也喜歡愛倫坡，雖然我讀的只是譯文，而且我知道這裏的人並不看重他。

問：你讀過卡夫卡的作品麼？喜不喜歡他？

答：我讀過，也喜歡他。但一百年有一個卡夫卡就夠了。我們實在用不着千千百百卡夫卡。他不是那種我們應該模倣或效法的作家。即如喬哀思和魯斯特的情形一樣，我們能有一個卡夫卡就足夠了。但托爾斯泰的情形不同，多一個托爾斯泰不妨事——就算有一百個托爾斯泰也沒有什麼害處。但我們若出現了一百個卡夫卡就不妙了。他的情形是獨一無二的。

問：有何不妙？

答：因為卡夫卡描寫的都是夢境。他投身於這個世界不够深，不够徹底，所以他不能創造出那種永垂不朽的作品。讀者如看到一個作家太愛歪曲生命，太愛創造事實，太愛背叛事物發展的秩序時，就會生厭了。換句話說，一個真正神秘主義者應該先把生命的真相寫出來，然後再描述另一面。但假如一個作家一開始用象徵或歪曲事實的手法，那你創造的文學，雖然獨樹一格，但出現太多就令人受不了。這就等於食物一樣，你可以常常吃麵包，吃馬鈴薯，吃青菜，但你不能吃太多的芥辣。你只能吃一點點。精神上的糧食也是一樣。

問：這樣說，你是不會把卡夫卡看作和托爾斯泰或果戈里等量齊觀的人物了？

答：不，絕對不會。

關於文學的效用問題

問：喬哀思呢？

答：也……也不會。

問：你認為文學有沒有功用？有沒有服務的對象？

答：是有有的，但並不如現在青年人所想像那種社會效用，譬如說以文學來建設一個完善的社會等等。我不相信文學有這種力量。在我來看，文學是一種沒有方向的力量。我的意思是說，它既朝這方向走，也朝那方向走，並不是從這一點直達另一點的。文學永遠不會，亦永遠不能夠給革命或社會改革幫上什麼忙。即使能夠，這個忙也是微不足道的。因為文學要提供許多觀點：受迫害者的觀點固要提出來，但迫害者的觀點也不能抹煞。因此，如果我們把文學看作一種力量，那麼我們可以稱之為「向量」(Vector)——一種好像海洋浪花那樣迴旋而走的動向，整天轉呀轉呀的走着，但什麼地方也沒去。文學激發起我們的心靈，令我們聯想起千萬種心事，但文學不會指引你什麼方向的。因此，以我看來，文學的功用不外是一種精神糧食而已（偉大的文學作品給偉大心靈的人享用，不成熟的作品給不成熟的人受用）。但文學歸根究底是一種娛樂——我的意思是，如你讀一本文學作品時不覺得趣味，那你再不會得到別種報酬的了。但讀別的書不同。譬如說數學吧，你會說：「這本書悶死了，但將來我造橋和建房子時有用。」但在文學上，如果你讀一本書時不覺得它給你什麼樂趣，那麼這本書的效用就失去了。文學因此像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樣，是種奢侈品，而非一種有效用的東西。

轉載自「傻子金寶」（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Isaac Bashevis Singer 著

賴瑞和 譯

楊姐

「孔雀尾」旅館位於一條偏巷上，離一間希臘正教教會的廢墟及墳場不遠。那是一座二層樓的磚砌建築物，傾使的屋頂上有個氣象儀，大門上有塊破舊的招牌，畫著一隻孔雀，孔雀金尾上的顏色已經褪落了。旅館前半部是個沒有窗戶的小酒吧，在陽光最美好的早晨，也是黯如薄暮。即來在市集日，這酒吧也不招待農人。旅館老闆薩龍·賓契維爾，討厭農民跟他們的舞蹈和狂放的歌唱。不管是他或他的妻子沙英德，都沒有精力去服侍這些野蠻人，而他們一喝醉了，要把他們拖到外面的溝渠上，也是很花氣力的。「孔雀尾」是個中途站，給那些地主跟前往俄國奧地利邊界的軍人，以及來鎮上兜售俄國農具和貨物的推銷員休息。客人並不缺少。有時，一隊巡迴演出的藝人會來過夜。旅館不時也會住上一個魔術師，或一個馴熊師。有時會有一個牧道人停留在那裏，或一些只有神才曉得他們踪跡的旅客。鎮上的馬車夫，曉得該把怎樣的顧客送來「孔雀尾」。

薩龍買下這間旅館，跟他的妻子來到這小鎮居住時，還是個陌生人，而且還帶來一個農婦，名叫楊姐。楊姐的臉上，要不是長著馬鈴薯皮似的斑跡，就是個大美人。她有一頭黑頭髮，綁成辮子，皮膚白淨，鼻子短小，雙頰紅潤、眼睛黑得如黑桃。她的胸部高挺、腰纖細

、臀部圓肥。她是個充滿精力的女人。她一手包辦旅館的所有雜務：鋪床、洗床單、燒飯、倒盂盆，而且還得在請求下去會男客人。客人登記時，薩龍會擠眉眨眼的問：「要不要？」旅客就明白過來，常常也會答：「要。」薩龍便把代價加到帳單上。

有些客人要請楊姐跟他們喝啤酒，或散散步，但她從來不肯。薩龍不要他們佔去她的時間，或把她變成個酒鬼。薩龍早就明言禁止楊姐喝酒，而她也滴酒不沾，即使在炎熱的夏天，也不來杯啤酒。楊姐有個醉鬼父親及後母，是薩龍把她救出來的。爲了回報，楊姐替薩龍做事，從來不要求報酬。每隔幾個月，薩龍給她一些零用錢。楊姐挺著薩龍的手，吻它，然後把錢塞在襪子裏，算也不算。時不時，她會去訂做一件衣，一雙高跟鞋，或買件圍巾、手帕、梳子。星期天一到，她上教堂，一定把一枚銀幣丟進奉獻箱。有時，她買件禮物送給祭司，或請祭司點根蠟燭來獻給她的守護神。年老的婦人家，反對她進入聖堂，但她還是站到門內。謠言說，祭司在跟她有染，雖然祭司本人有個美麗的主婦。

猶太人罵薩龍不顧門面。婦人家跟沙英德吵架，就會叫她作楊姐。但要不是楊姐，薩龍早就沒生意了。她的工作連三個女僱人也做不來。而且，僱人大多數會偷東西，要人時時監視著。薩龍和沙英德，都不想爲這些事情煩惱。這對夫婦的唯一女兒，死在他們以前住過的小鎮上的一場大火中，他們迄今還在哀悼她。沙英德患有哮喘病，薩龍的腎也不太好。楊姐負起旅館的重任。夏天的時候，天一亮她就起身，冬天來時，日出前二小時她已起床。她擦地板、鋪床單床單，打井水，甚至在砍柴人不在時自己動手劈柴。沙英德真怕楊姐會操勞過度，一病不起。夫妻倆也担心楊姐可能會染上傳染病。但一些惡魔或其他不淨幽靈監視著她。一年一年的過去了，楊姐並沒有病倒，甚至也沒有傷風感冒。她的主人並不吝嗇她吃甚麼，但楊姐寧願吃剩下來食物：冷湯、肉碎、不新鮮的麵包。薩龍及沙英德兩人都有牙疼毛病，但楊姐卻有滿口強健的白牙，像隻狗的。她可以用牙齒來咬核桃。

「她不是人，」沙英德有時會說，「她是動物。」

婦人家看見楊姐走過，常常吐口水，咬牙切齒的咒她。小男孩給楊姐起各種名字，用石頭跟泥巴丟她。年輕的女孩，在街上碰到楊姐，便吃吃地笑，垂下眼睛，臉紅起來。警察不只一次叫楊姐去問話。但一年一年的過去了，楊姐依然替薩龍做事。隨著時間的流逝，旅館

的顧客也一掛換一掛。小鎮還屬於俄國的時候，客人多半是俄國人。後來，奧地利人接管，客人當中有德國人、馬札兒人、捷克人、及波斯尼亞人。跟著，波蘭獨立了，旅館又招呼華沙及盧布林來的波蘭官員。小鎮歷盡滄桑——傷寒與赤痢到處傳染；奧地利兵士傳來霍亂，六百個居民死去。在布爾什維克統治時代，有一個短時期，旅館被一個共黨那委員會接管，由一些黨委及其他人管理。楊姐都經歷過這些。旅館裏總得有人做事：洗擦、服侍客人喝酒、吃點心。不管他們的頭銜怎樣，到了夜裏，男人都要楊姐在他們床上。有人吻她，有人打她。有人咒她，有人叫她髒名字，還有人在她面前流淚，向她坦白，好像楊姐是他們的祭司。一名軍官把一杯酒放在楊姐頭上，用手鎗把它打下來。另一人咬楊姐的肩膀，像水蛭一樣吸她的血。但是，到了早上，楊姐洗抹乾淨、梳頭，一切又重新開始。骯髒的盤碟永遠洗不完，地板上到處是破洞和裂痕，牆上的油漆也在剝落。不管楊姐怎樣經常用沸騰的開水來殺死蟑螂及跳蚤，不管她用怎樣的毒藥，這些害虫依然在繁殖。每天，旅館都有倒塌的危險。楊姐承當著一切。

老闆自己都慢慢在變得像旅館一樣了。沙英德背已駝，臉孔白脆如石膏。她語無倫次，不能走動，但拖著地板慢吞吞地走。她會在箱子裏找出一件丟棄的大衣，想試著補好。薩龍說他並不需要這破衣，但沙英德還是成天坐在那裏，雖然半盲，鼻子上還是架著一付眼鏡，試著補衣。她一次又一次的要楊姐幫她穿針線，口裏喃喃道：「這不是線，是蜘蛛網。這些針沒有針孔。」

薩龍的臉上開始長出一種癬。他的額頭變得更加枯瘦。眼睛下面也有了眼皮袋，一層疊一層。他的皺紋中間有黑色的污物，洗也洗不掉。他的頭左右搖幌。不管怎樣，客人來時，薩龍依然以顫抖的手取來旅館的登記簿，問道：「要不要？」而客人也幾乎無例外的回答：「要。」

2

不幸的事發生得真快。最初，沙英德病倒了，呼出最後一口氣。那是猶太教的新年節第一天的事。隔一天，鎮上的最老一位婦人讓出她的葬衣，因為在這聖節是禁止縫衣的。殯喪

會的婦女們，在墳地上吃蛋糕、喝酒。薩龍悲傷得忘了卡迪斯經文，要人提醒他。那些參加葬禮的人說，他的雙腿那麼衰弱，他幾乎倒在墓穴裏。沙英德死後，薩龍變得衰老了。他從錢箱裏拿錢出來，忘了拿來幹甚麼用掉了。他變得那麼重聽，甚至向他耳中嘶喊也無用。猶太人秋節過後，下了一場連綿大雨，即使鎮上最老的居民，也記不起從前有過這樣的大雨。河流滿溢。水車的輪子得停止下來。旅館屋頂漏水。住在上層房間的客人，半夜裏跑來伸訴說雨水流入他們的床舖。薩龍一籌莫展的躺在他自己的房裏。只有楊姐向客人致歉，並且幫他們在樓下舖床。她甚至爬上樓梯到屋頂上去，想補好漏洞。但是她一碰到銹片，銹片就倒塌下去。到了早上，客人離去，錢也不付就走了。星期六一早，薩龍拿起祈禱圍巾，正要到教堂去時，他步伐蹣跚而倒下去。「楊姐，我完了，」他喊道。楊姐跑去拿些白蘭地酒，但已經太遲了。薩龍躺在地板上死了。鎮上起了陣哄鬧。薩龍沒有子女。不相干的人們，根本不管主安息日的神聖，就開始在找遺囑，並且想撬開薩龍的保險箱。市政局的官員，把薩龍的財物列了一張清單，把薩龍放錢的箱子封起來。從薩龍倒下的那一刻起，楊姐就在哭個不停，直到葬禮結束。她已經在旅館做事做了二十多年，但只存下區區六十塊錢波蘭幣。市政當局立刻命令她離開。楊姐把隨身衣物打成個小包袱，穿上雙鞋（她通常只穿上教堂的），包好圍巾，就走上通往火車站的漫長道路。沒有人跟她說再見。到了車站，她走到售票窗口說：

「好先生，請給我一張到史基比克的車票。」

「沒有這樣的車站。」

楊姐哭起來。「我該怎麼辦？我是個被拋棄的孤兒！」

車站裏的農民嘲笑她。婦人向她吐口水。一個出差的猶太推銷員，問她史基比克是甚麼地方。鄉村？還是小鎮？在甚麼那？或甚麼區？起初，楊姐一點也想不起來。但是這位穿襪襖大衣，戴羊皮帽的猶太人，緊緊追問，楊姐終於記起那村莊是在基里附近，在契京和索布戈中間。推銷員於是叫楊姐把包在手帕裏的紙幣拿出來，幫她算錢。他也去跟售票員交涉。沒有火車直達那村莊。最好的辦法是騎馬和乘馬車到羅華都，再從那裏轉到桑多美，再轉輿波拉，到了那裏，楊姐可以乘牛車，或步行到史基比克。

一聽到這些熟悉地方的名字，楊姐就哭了。在史基比克，她曾經有父母姐妹跟親友。她的母親已死，她父親早在他死前就娶了另一個女人。楊姐原本已經跟一個農家男孩維傑訂了婚，但鐵匠的女兒，名叫佐查的女孩，卻把這男孩搶走了。楊姐替薩龍做事的那些年，她很少回想過去。那些看來全都那麼遙遠，在地球的另一端。但現在，她的主人死了，沒有留下甚麼給她，她只好回家去。天曉得，也許她的一些親人還活著。也許那裏還有人依然記得她的名字。

感謝主，好人幫了忙。楊姐一離開她忍辱活著的小鎮，就沒有人再嘲笑她，向她吐口水，扮鬼臉。馬車夫也沒有向她索價過高。留著鬚子跟鬚髮的猶太人，對整個波蘭的地理，熟悉得好像那是他們的手掌。他們提到楊姐早已忘掉的地名，想找出捷徑。在一家旅館，有人拿出一張地圖，替楊姐找出回家的最短路程。楊姐對這些男人的本領，感到訝異；他們的頭腦裝著那麼多的知識，而且又那麼急切的要幫助一個無家的女人。但不管這些善意的勸告，楊姐步行的時候比乘車多。雨水淋濕她，天下雨，下雹。楊姐涉過深如溪流的水灘。她習慣了睡在枕袋洗淨的枕頭上，躺在白床單上，再蓋上溫暖的鴨毛氈子，但現在，她被追睡在糧倉的地板上。她的衣服濕透了，但卻能够不弄濕紙幣。楊姐趕路的時候，想著她的一生。薩龍從前不時給過她錢，但都用光了。俄國人以盧布和古貝計算。奧地利人來時，盧布失去價值，一切改用克羅寧跟黑禮幣。布爾什維克政權使用基溫西幣；波蘭人用佐洛幣。像楊姐這樣沒有受過教育的女人，怎樣去追算這些幣值兌換？她還有餘錢回家，真是奇蹟。

天啊，男人還在追她！不管楊姐在那裏過夜，農民都來找她尋樂。夜裏，在馬車上，有人會靜悄悄的佔據她。他們在我身上發現甚麼？楊姐問自己。那是我的霉運。楊姐記得，她從來不能拒絕任何人。她的父親就因為她的這種屈服打過她。她的後母扯過她頭髮。即使在小時候，她跟其他孩子玩耍時，他們都用泥巴塗污她的臉，給她一把掃帚，要她演巴巴耶加的角色。她跟薩龍旅館的那些客人，有過那麼野蠻與愚蠢的經歷，她有時不知該哭還是該笑。但拒絕人並不是楊姐的本性。她年輕時，還在她爸爸的村莊，就兩次生下小孩，但他們都死了。好幾次，操勞過度使她流產。她永遠不能真正忘掉維傑，那個跟她幾乎訂了親而最後又拋棄她的農家男孩。楊姐也曾經想要薩龍，也許是因為薩龍一直把她給其他人，而自己

從來沒有要過她。薩龍總是說：「楊姐，去三號房——楊姐，去敲七號的房門。」他自己始終忠於年老的妻子沙英德。也許楊姐令他厭惡，但楊姐曾經渴望得到他。薩龍的一句好話，比起其他人的所有狂歡，都要令楊姐快樂。即使薩龍罵她，她也等著挨更多的罵。至於客人，他們那麼多，楊姐都忘光了，只記得幾個留在她記憶裏的。一個是俄國人，要楊姐向他吐口水，扯他的鬍子，用髒名字叫他。另一個是學生男孩，雙頰紅潤，吻過楊姐，叫她作媽媽。他睡在楊姐胸前，直到天亮，雖然其他房間的客人早就在等待楊姐了。

現在，楊姐老了。但多老？楊姐自己也不知道——肯定是四十多歲，也許五十歲？像她這種年齡的女人，都做祖母了，但楊姐卻要回去她的村莊，單獨一人，被上帝及人類所遺棄。楊姐下定決心：一回到家裏，她就不允許男人接近她。村子裏時常會有流言，結果基本上都是爭吵。她要這來幹嘛？事實上，這些年來賞姐，從來沒有給過她任何快樂。

3

指點楊姐如何回家的猶太人，並沒有愚弄她。楊姐早上到了史基比克。雖然它變得很多，但楊姐還是認得她的故鄉。在村莊邊郊上的教堂，聖母的頭上依然罩著聖光，懷抱著孩子基督。這幅雕像已隨著年月污損了，聖母的肩膀也被砍下一塊。一串枯萎的花環掛在她頸項。楊姐眼睛滿盈著淚水。她跪在雪地上，在自己身上畫十字。她走進村子，一種她早已遺忘的氣味，鑽入她鼻孔：馬鈴薯腐爛的味道、羽毛焚燒的味道、泥土的味道，以及其他一些沒有名字，但她鼻孔能辨別的氣味。村裏的茅屋都半沉入地裏，窗子細小，門戶低矮。茅草蓋著的屋頂長著青苔，腐蝕著。牛群在吃草；煙從烟窗裏升起。楊姐找尋她父母親住過的那間茅屋，但它已經不在了，由一家打鐵店取代。楊姐放下背著的包袱。狗跳過來嗅她、吠她。婦人從屋裏跑出來。較年輕的根本不認得楊姐，但年老的拍起手掌，搔弄雙頰，叫道：

「啊，天！」

「是，是楊姐！」

男人也跑來看她，有些剛睡醒，有些從酒吧間過來。一個農家婦人請楊姐到她茅屋裏去，給楊姐一塊黑麵包、一杯牛奶。骯髒的地板上，放著一個個的桶，裝著馬鈴薯、甜菜、黑

蘿蔔、跟夢越橘。雞籠裏的母雞剛生下蛋在啼叫。熱爐上有個燒開水的附設水壺。紡織機傍坐著一位老婦人，頭禿了，只剩下幾髮頭髮垂下來，白如亞麻。有人向她耳邊喊道：

「婆婆，這是楊姐。巴威·古茲馬的女兒。」

老婦人在身上畫十字。「天啊！」

農家婦人七嘴八舌的在交談。古茲馬的家燒掉了。楊姐的哥哥波勒克，參軍作戰，一去不回。楊姐的姐姐史達西亞，嫁給一個比克露人，難產而死。她們也告訴楊姐她以前的準新郎維傑的遭遇。他娶了佐查，佐查替他生下十四個兒女。其中九個還活著，但他們的母親因傷寒病死。至於維傑，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喝酒。佐查曾經替人做事，維持家計。她在三年前死後，維傑變成澈底的廢人。他所得的，全都花在酒精上，而他也半瘋了。他的兒子到處跑到處野。女兒則替鎮上的猶太人洗衣。他的茅屋幾乎是廢墟。這些農家婦人在跟楊姐說話時，有人開門，把一位高大的男子推進來。他瘦得像支棍，赤著腳，褲子上還有破洞。他穿著一件敞開的夾克，沒穿襯衣，頭髮長而鬆亂——活著的稻草人。他不是走，而是在拖著地板移動，好像在高桿上。他的變眼瘋炯炯的，鼻子往下勾，他歪曲的嘴展露一枚虎牙。有人說：

「維傑，你認得這女人嗎？」

「楊姐。」

有人大笑鼓掌。楊姐臉紅起來——多年來的第一次。

「看看你的樣子。」

「我聽說你是妓女。」

又有人大笑。

「楊姐，別聽他的。他喝醉了。」

「我喝醉了甚麼？沒有人給過我一滴伏爾加。」

楊姐張口詫異的凝視著維傑。這就是維傑嗎？他還保留一點相似之處。楊姐想哭。她想起沙英德說過的一句話：「有些在墳墓裏的人都比他好看。」楊姐後悔回到史基比克。一個婦人說：

「你怎麼不去看看他的子女？」

楊姐立刻提起包袱。她想付還麵包及牛奶錢，但那個農家婦人責怪她：「這不是城市。在這裏，你不必付麵包錢。」維傑的茅屋就在附近。屋頂幾乎觸到地面。一束束的茅草從屋頂邊緣垂下來。窗子沒有玻璃，而用破布或木板圍起來。人進去裏面，好像個地窖。地板已經腐壞了。牆壁黑得好比烟窗內部。在半黑暗中，楊姐看見男孩女孩。這地方有一股髒衣服和腐敗、腐臭的味道。楊姐捏著鼻子。兩個女孩站在浴盆當中。半赤裸的小孩，一身是泥巴，在地上爬著。一個小孩拉著一隻小貓的尾巴。一個瞎了隻眼的男孩，在修補一個捕獸器。楊姐眨眨眼。她已不習慣於這種髒。在旅館裏，床單每星期洗換一次。每隔三天，客人就有新毛巾。剩下來的食物也足夠一家人吃。不管怎樣，污物是要清除的。它不會自己消失。

楊姐捲起衣袖。她還剩下幾個波蘭幣，便叫其中一個女孩去買糧食。村子裏有個猶太人開的商店，可以買到圓餅、鱈魚及菊豆。天！這些孩子是如何狼吞虎嚥那些發霉的圓餅！楊姐動手洗擦。她到井邊打水。起初，女孩不睬她。然後她們叫楊姐不要管閒事。但楊姐說：「我不要你們甚麼東西。我是你們母親的朋友，但願她安息。」

楊姐工作到天黑。她燒開水，替小孩洗澡。她叫一個較大的男孩去買肥皂跟一把好的梳子，還有殺跳蚤的煤油。每隔幾分鐘，她把污水換過。隣居跑過來看，搖搖頭。他們都說，楊姐的勞力要白費了。這茅屋的污物是洗不清的。到了晚上，沒有燈可點，楊姐買來一盞小煤油燈。整家人睡在木板上，被單不够分配。楊姐用自己的衣服覆蓋孩子。深夜時分，門開了，維傑一腳踏進來。女孩吃吃地笑起來。那個名叫史蒂芬的瞎眼男孩，已經跟楊姐打成一片。他說：

「他來了——這賤人。」

「你不應該這樣叫你爸爸。」

史蒂芬以鄉下格言回答：「你爸爸是隻狗，你就叫他『烏』。」

楊姐給維傑留了個圓餅及一塊鯡魚，但維傑灌得太醉，不想吃。他倒下去，像木柙，喃喃自語，流著口水。女孩跨過他身上。史蒂芬說，茅屋後面的倉房有個草蓆，楊姐或可拿來睡覺用。他願意帶楊姐去。楊姐一打開倉房的門，史蒂芬就推她，楊姐倒在地上。史蒂芬把

身體壓在她身上。楊姐想告訴他這是罪過，但史蒂芬用手按著她嘴吧。楊姐掙扎著，但史蒂芬以拳頭重重的擊她。在黑暗中，楊姐躺在木屑、垃圾和發爛的繩索上，史蒂芬滿足了自己。楊姐閉上眼。算了，我早就失身過，她想。「可憐，我本來可以做你的母親，」楊姐提高聲音在自語。

(譯自 *The Seance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1963)

Isaac Bashevis Singer 著

賴山舫 譯

鳥

我的公寓一邊俯視着中央公園。從我的窗子，可以看到第五街，市蓄水池（白天是面沉靜的鏡子，日落時變黃銅色），以及一幢幢的摩天大樓，一直到帝國大廈。夏天晚上，我看見央基體育館的燈光。公寓的另一邊，是愛德華機場。飛機不停的起飛、降落。

我的書房與睡房朝一個小小的庭院。庭院不够大，猶太人的蘇加節來時，不能搭起宴樂的臨時搭棚。到了晚上，你可以看見正對面人家的廚房及睡房——全都是十八層樓的。那裏面住着愛爾蘭人、意大利人、猶太人、古巴人、波多黎谷人、黑人、甚至中國人、日本人跟菲律賓人。每個廚房都有個相同的冰箱，地板上也鋪着同樣模式的油氈。家庭主婦頭髮上纏着捲髮器，好比亞馬遜的女幫主，在擦抹地板，用鋁質鍋燒飯，用電熨斗熨衣，用電風機吹乾頭髮。在這當中，她們看看雜誌上的連載作品。我聽到電台吵聲，窺見廚房裏電視銀螢上的映象。男人走進來，給他們的女人一個快吻，隨便吃個東西。這些我都看見，整個十八層樓，像幅龐大的畫像。

下雨天，我覺得尤其有趣。雨水漲滿庭院，像溝渠的水在奔流。黑色的柏油地像個深深的井，反映城市之光及天空的閃電。

如果你往下喊，回聲像從深淵反彈回來的。下雪時，白雪躺在那裏，好久好久，都一片純白。沒有人要在雪地上行走，因為沒有人能在我們文明上的那塊小地方，有什麼事情要辦，大家都往上爬。在那裏你甚至看不見貓和狗。這些庭院似乎是專為自殺的人所設的。

我站在窗前，手抓着鐵欄杆，免得身體失去重心，再抬頭看天。天空單調得像個鐵蓋垂下來，隨着城市的火光變為紅色，沒有月也沒有星星。

雖然我住在紐約，跟我以前住在華沙，幾乎一樣長久，但我依然覺得是個陌生人。我留在這裏，完全是因為一位好心的領事，在我的外國護照上蓋上一個簽證。我的耳朵充滿永遠不停止的吵聲——地下火車、高架火車、汽車、機械聲、奔馳而過的救傷車和消防車、警車號笛、呼叫聲和笑聲，以及永遠不靜止一刻的千百萬人的聲音與喧鬧。有時，我以為我聽到猶太小學的學童及猶太學院學生的聲音，以及年輕工人跟年輕女工的歌聲。在這種吵聲裏，你可以聽到任何你想聽的東西。

我的腦海裝滿記憶——一個廢墟小鎮，一個被焚為灰燼的民族，一個被人半遺忘的語文。隔壁住著個女人，忙忙碌碌的，我跟她用外語交談。在橋樑、河流、高聳的建築物之間，在無數透出燈光的窗子背後（窗子升向雲層，像焚燒著的不可解的符號），人來人往，我都以心靈神經跟他們一一連接起來——朋友、親戚、好友、我的讀者——他們跟我之間繫著一條條看不見的線。我們都有彼此的盤算。我們通過心靈感應來溝通。我們吵架又和解，不費一言一語。天曉得？也許死者的幽靈也在這濃密的大氣層中徘徊？在那個領域，我已經有過那種經驗，我們去到那裏，就切斷所有的溝通。我時常覺得，這些幽靈在監視著我，靜悄悄的衡量我，嘲笑我的謊言及誘惑。隔壁那個雙眼深黑的女人，經常在黃昏時刻，坐在一張椅子上或沙發上，把幽靈似的身體靠在那裏休息。她好沉默，那種沉默是口唇被封的人的沉默。

隔房的電話響了；我回來時，看見個奇怪的東西。一隻鳥停在窗緣上；不是麻雀也不是鴿，而是隻顏色鮮明的鳥——長尾鸚鵡。

一定是某個隣居，不小心把鳥籠及窗子打開，鳥便飛出來。長尾鸚鵡不會曉得飛回去的。

路線。牠也不能在外面這種紐約氣候中生存多久。即使牠能够，其他的鳥類也會殺掉牠。但這隻鳥不知道牠的命運註定了。牠四處奔跳，看樣子好像在說：「迷路了！誰也會碰到這種事。」

迄今爲止，我從來沒有保護過任何人從死裏逃生；但我決心不讓這個小動物死去。只要動作一錯，鸚鵡就會飛到外面的寒夜。我心裏又生出一種早已遺忘的獵獸人的狡猾。我從後面伸出手，擋著牠的去路，捉著鳥的尾巴。牠鼓動翅膀，想飛，但我早已關好窗戶。出去的路封鎖了。小鳥，不管你的意願怎樣，你要活下去！你的時候還未到。

我放開牠；牠飛成乙字形，從這面牆飛到另一面牆，從這個角落飛到另一個角落，撞碰傢俱、花瓶及其他東西，掉下幾根羽毛。牠在這無意中闖入的新牢固裏，驚慌失措。然後牠靜止下來，棲息在一幅畫的框架上，周身恐慌而緊張的發抖。她的周身羽毛在顫抖。牠鼓動翅膀，想擺脫這妖邪的樣子。牠的細小眼睛，像藍色的玻璃珠子，在說：「看，我多倒霉！天曉得我掉入甚麼陷阱！」

我打電話給這幢公寓的總管，也在電梯上掛個牌子，說我發現一隻長尾鸚鵡，請失主來認領。起初沒有反應。我也想到這隻鳥可能是從另一幢公寓飛來的。也許是從第五街，中央公園的另一邊。暫時我得餵牠、照顧牠。而我對養鳥根本一竅不通。

我走進廚房，拿出一塊餅乾，餵給牠吃。牠以那珠子式的眼睛看著我，但沒有退縮，好像在說：「我知道你的詭計。你以爲你餵我吃東西，就可以把我引下來，捉著我嗎？」我原本可以用一根棍子把牠趕下畫框的，但我不喜歡用暴力。

天晚了，我想上床睡覺。我仍然讓鸚鵡停在畫框上。我在桌子上放了一盤水跟一些穀物給牠。房裏溫暖，但我曉得中央暖氣系統在晚上是關閉的，發熱器會變冷。我告訴自己，即使在長尾鸚鵡的來源地熱帶森林，有時也會有寒夜，而且還有其他的危險——譬如生吞整隻鳥的毒蛇。我已儘我所能。其他的事該交託給神。神創造鳥、飛蠅、老鼠及一切牠的旨意所願的，讓牠去讚美萬物。

我上床，蓋上被單，熄了燈。跟著我開始想著這些發生過的事情。在白天看來簡單而自然的事，到了晚上，黑暗中就帶點神秘感。爲甚麼這隻鳥要飛到我公寓來？我記得有人說過

，一隻鳥從窗子飛進你房裏，是個幸運的預兆。也許是吧！

也許這隻鳥是一位近親的化身。也許那雙眼深黑的女人的靈魂，停駐在牠身上，來拜訪我。也許有一個幽靈，不能用其他方式來跟地球上飄泊的人連繫，這隻鳥便把他的問候帶來給我。我清醒時殘存的一點知識，快用完了。我又相信起惡魔與幽靈，更不要說信仰上帝以及上帝的天意了。對上帝的造物，我們知道些甚麼？牠們可能擁有人類夢想不到的力量。

我不能再躺在床上，便穿上睡袍跟拖鞋，走去看鳥。我在黑暗中靜靜的站立一會，準備聽鸚鵡說話。然後我才擦亮電燈。那隻鳥仍然在那裏，停在畫框上。牠不吃東西，也不喝水，看樣子茫然若失，不是睡著也不是醒著，而是陷入某種鳥的涅槃。多細小的生物！羽毛全下垂。頂多重牛兩！但是，牠擁有一切——心、肝、腦、胃、腸跟腎。自然創造了一個小而齊全的東西。這隻鳥到底怎樣跑來我這裏的？過去幾百萬代的長尾鸚鵡，費盡苦心，然後才有這一隻，現在停在畫框上。數不清的母鳥，生蛋，孵蛋，吸引雄性，跟他們鳴唱。

任誰都可以看出來，這隻鳥在想東西。牠在想甚麼？可以肯定的是——在萬物之下都有一種屈服，人一脫離母胎就失去的那種屈服，只有在他呼出最後一口氣時才復回。

我站在那裏，不能動。突然，鳥開始在修整羽毛。鳥嘴在羽毛、翅膀、尾巴、腹下及腳上忙碌。如果牠有鳥浴盆，牠一定會浸下去。她的樣子好像在說：「想够了！現在我該清理身上的污物及附在小鳥身上的害蟲。」

我站著觀看好一會，但牠一刻也不停的在修整羽毛。不曉得為甚麼，這使我想起猶太齋戒日的晚上，想起祭司在潔水沐浴的事情。對每隻鳥來說，每天都是齋戒日。當晨星升起，當東方的面孔亮起來，鳥是大祭司，參與每天的聖職。

我被歌聲吵醒，跳下床，半睡半醒，腦袋沉沉的。晚上那個夢還揮之不去。我走進另一間房，看見東方有個偉大的太陽，紫紅色的，剛從海裏沐浴升起。這古老的太陽，我們的遠祖阿伯拉罕以為是上帝。太陽像天上聖燈一樣照亮中央公園，照在摩天大樓的窗子上，把剛降下的白雪染紅。

在湖光中，我看著我那隻黃綠色身體、黃灰色尾巴羽毛和鳥嘴上有兩點藍色的鸚鵡。還不止如此。造物主給這小鳥穿上的衣裳顏色，多得遠非我筆墨所能形容。牠頸上的黃色，跟

尾巴羽毛上的黃色又不同。牠有各種層次的黃色——香蕉黃、番紅花黃、檸檬黃。牠穿著一件許多顏色的衣裳，但穿得很得體，不引起同類的妬恨。牠仍然站在書櫃上，但現在，牠在唱一首讚歌，讚美這新的一天。

正如我無法用筆墨形容牠的顏色，我也無法形容牠的歌唱。牠一下子甚麼都來——又叫，又叫，又吭又唱，只有耳朵可以聽出那是甚麼。牠時不時吐出一兩句鳥的話語，也許只有所羅門王或許阿斯馬迪才能領會。牠唱得好像是蒙主恩寵的歌者，無需代價，無需聽衆，只唱給自己聽，純粹是想感謝上帝賜給這新的開始。

我指指桌上的食水和食物，想引牠注意。我說，空著肚子唱歌，即使對一個詩人也是不太好的。我告訴牠，上帝有衆多的天使在天庭的詩班裏歌唱，每天讚美祂，少了一隻鳥，在天上也沒人會發覺。但我的嘲笑跟異教徒式的想法，不能阻止牠歌唱。牠的歌聲從豌豆那麼大的心臟跟細如線的咽喉裏發出來。這真是如痴如醉。這是昇華的神聖奉獻。這就是巴爾沙安在波多利亞森林內祈禱的樣子。我不是猶太神秘哲學家，我不曉得天上發生的事情，但我可發誓，天使跟侍從及部屬都在聆聽這首歌，並且從歌聲裏織成花冠，送給史基娜。彌賽亞本人，在他坐著等待救贖的地方，都聽到這歌唱的祈禱。

有人按門鈴。細弱的鈴聲，好像按鈴的人不放心去觸門鈴、猶豫著，不願打擾。鈴聲那麼細微，我在懷疑我是否真的聽到。

我走去開門。房裏有陽光。但外面的走廊仍然是黑暗。那裏還是晚上。還不到今天，還是昨天。我昨晚的厭倦又回來了。我的眼皮變得沉重。我碰倒一張椅子。是誰那麼早來找我？

我謹慎地把門打開。那裏站著一個女人，一個大約三十歲的瘦小女人，顯然跟我一樣還有睡意，容貌不整，她大衣底下很可能也沒穿甚麼。我難以辨別她的臉孔。周圍那麼多黑影。她說英文，但帶點鄉音跟新來者的不確定。她感到非常抱歉：

「真是抱歉，這麼早打擾你。但我很快就去上班，今晚很晚才會回來。我看見那個關於鳥的告示牌，那是昨晚我回來的時候。我想或許不是我的鳥。我的鳥都不關在籠子裏的。我不忍心把任何生物關在牢固裏。可是我回到家裏，發現牠從稍微打開的窗子飛出去了。我

稍微把窗子打開，只是爲了讓空氣流進房裏。我沒有想到牠會從那個小間隙鑽出去。昨晚我整夜沒睡。我不知道該怎樣跟你說抱歉，現在來打擾你。可是另一方面，我也不應該把責任推給你，要你替我照顧我的鳥吧？」

「你沒有打擾我，」我肯定的跟她說。「你按鈴之前我就起床了。我在聽你的鳥唱歌。」

「唱歌？」

「進來聽聽牠唱吧。」

「我帶來一個籠子，想帶走牠。」她指指放在門邊的一個高大鳥籠。

「你剛說你不把鳥關在籠子裏。」

「我不！但是我把牠的食物放在鳥籠裏，不然牠會把到處都弄髒。」

「那麼進來吧，拿你的鳥。」

「但願我不打擾你的家人。」

「不會！我妻子睡得很甜，吵也吵不醒。你來算不了甚麼。」

「謝謝你！你很好。這隻鳥是我在這世界上僅有的生物。」

她提著鳥籠跟我走進來。鳥籠像她本人那麼大個。她籠物的寬大居所。我想幫她提，但她不讓我提。在房裏的明亮陽光下，我清楚的看見她的臉孔——比我剛剛所想的還年輕，眼睛深黑、下巴尖俏，雙頰凹陷。當初我猜她是把大衣套在睡衣上就出來，倒是猜對了。她赤裸的雙腳穿著拖鞋。

她發覺我在看她，對她的衣著表示抱歉。她站著愉快地看著鳥。但牠不唱歌了。鳥也注視著她，顯然認得她。牠張開嘴，但沒有發出聲音來。

她看到桌上的玉米跟食水。「謝謝你餵牠，」她說。「還在擔心牠會餓壞。」

「你在美國不久吧？」我問她。

「八年。」

「你以前在那裏？」

「在德國。集中營裏。」

「你是猶太人？」

「是的。」

「你說意第緒語嗎？」

「那是我的母語。」

「你從那裏來？」

「科諾。」

「希特勒時代你在甚麼地方？」

「在猶太社區。在一個煤倉。那時我替德國人做事。」

「做甚麼？」

「挖渠溝，鋸木材，搬貨上卡車。」

「你的家人呢？」

「全被殺了。」

「戰前你在做甚麼？」

「那時我還在學校。一間意第緒中學。」

「我是個意第緒作家，」我告訴她，奇怪自己會說出這樣的話，因為我沒有這樣表露自己的習慣。

「你的名字？」

我告訴她。

「我知道你的作品。我讀過你的小說。多奇妙！」

我看看桌上撕下來的日曆。日期是十二月十六日——那個雙眼深黑的女人的忌日。

(譯自 *An Anthology of Modern Yiddish Literature*, ed. Joseph Lefwisch. The Hague, 1974)

灶

牧
羚
奴

女子穿上牛仔褲後畫眉
粧罷，一張灶君的臉

灰坑陶皿紛紛向天的更遠處飄去
乞火棍，幼幼柴支

紛紛向天的更遠處飄去

一女童在結煙的鏤底畫一指墨
嬉向老嫗的臉劃去

驚鳥躲過驟雨，啾一聲出廚房
即時化為婦人

● 中產階級那女子

要先生更高就

復在全部電器化的廚房隔邊上
造個娘煮煲飯的灶

待水生蟹眼

把徐燃的炭撥成圈
才採片芭蕉封住鍋

● 搗檳榔的黃銅管

前些時伏在秀肩上的紅手絹

紛紛向天的更遠處飄去

粉紅石灰，洗牙烟絲團

紛紛向天的更遠處飄去

個女子由按鈕送進花磚顧盼的廚房內
即時化爲女童

楚楚站在一個燒得又髒又香的灶突旁

● 通知女

香開始從電子爐偷偷買出了米娜鳥

離伴苦

冒出了黃昏時榕樹萬萬垂光的詩愁冒出了

一定斜着身下的雨

對着湖泣

你吹笛我刺繡的魂冒出了

一個新產的收煙機

● 一本設計印工至美的購物備忘錄

● 女子套上T恤，乳房扁下去

背部現出醒來吧浪漫主義的標語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

失

邱樹榮

水 弱 指 劍 提 理 參 卓 野 狂
劍 氣 禪 立 風 年

嫵媚的

年少

行劍時

折情

屢

屢

燈火已熄

泥兒

散屍

在水邊

梅淑貞的詩

繁體字

他們埋怨你是中國文字落伍的象徵
像一塊無用的大石絆住進步

所以狠下心採下你头上的花妍

搖下你繁繁複複的葉葉

砍去你多形多爪的枝極，連你賴以索取
養份的鬚

他們嫌麻煩亦要連根
拔掉

到最后你只剩下一支

赤裸裸瘦細細黃昏昏的竹竿

不再聞風起舞遇雨婆娑

但怕下午的熱風午起黃叶擊倒
你中空的內心

陰風起矣

老朽的你竟分辨不出捲起的是鹿土抑是
小土！

唯自從那次向一個不能言語的伙計

買鹽而搜遍枯腸也找不出你的

支架

只好草草的以盐代替

這時竟連我也不得不對你的多餘厭棄起來

毛筆字

墨濃重得像窗外的夜

孤燈下提垂直的筆寫歪斜的字

左右縱橫

一輪明月冷照着滿座江湖淋漓

天地滂滂兮

浩浩汗汗

是否若脫繮的奔馬裂崩堤岸

墨透的宣紙掀起一把惡風

翻滾的墨筆輾碎了亭閣樓台

錯亂裡忽驚覺

你不符合經濟之道皆因吸墨太多

豈但比不上鋼筆

比諸瀟灑自如的原子筆，更顯露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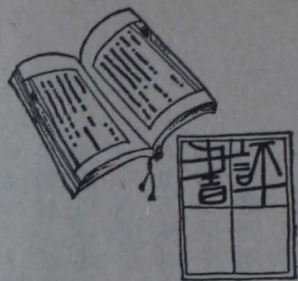
臃腫蹣跚

總之你千瘡萬孔

總之你像書生般

百無一用，突然

之間，我們開始這樣的厭惡自己



溫祥英

盲人摸象

——菊凡「暮色中」的摸索

(一)

如果現實是寓言中的大象，創作者就是摸象的盲人，所能摸索到的，只不過是現實的一鱗半爪。我們的背景、教養、經驗等等，都在在地縮短或圍限我們的觀點，使我們不能超然地居高臨下，把現實的來龍去脈，俯瞰個一清二楚。

幸虧文學不強迫每個追隨者都從同一個角度去摸索，或摸索同一樣的東西。文學貴在誠實，對己對人誠實。所以我們不能要求作者都千篇一律地劃一起來；我們只能寄望作者洞察得比較深入，比較透澈而已。

(二)

那麼，在「暮色中」，菊凡所欲表現的現實又是怎樣的呢？

收在集子中的，都是菊凡這七八年來的心血。而他所面對的現實，已不是五十年代追求國家獨立時的狂熱，或六十年代初期緊急狀態結束後的輕鬆，而是重建社會，建立健全經政基礎的艱難過程——一方面是人口的劇增，通貨膨脹的侵襲，另一方面是工業化的突飛猛進

。菊凡所關心的，就是這個現實，尤其是這個現實壓力下的人性。

集中所呈現的現實，充滿着無形的壓力。「空午」中的壓力，是寂寞對抗着人與人之間的疑慮。自從凌凌的爸爸三年前作古後，母親「爲了養家」，必須「成天在七英里外替人除草」，二哥必須「在遠地工作」，哥哥必須「跟女人私奔」。每個人都必須離家而去，剩下的只是一整間「又古老又破舊又冷清的家」，死氣沉沉，以及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凌凌的「心兒給壓縮得好難受」，唯一的聲音是「噦噦喳喳的壁虎叫啣聲」，是「嘎嘎嘎的蛙蟲笑聲」；唯一的動靜乃是魔鬼跨過似的屋外風。

施在凌凌身上的，還有另一種壓力——母親的阻礙：不讓凌凌去老師的家。「聽媽媽的話，媽媽只有妳這麼一個可愛的女兒，如果不聽媽媽話，媽便要傷心地哭的。」社會上到處陷阱，「像三條路的小咪，被人拐走了；像六條路的阿蘭，給人騙到膠林裏去亂來」，實在令人不能不多加防範。老師摸摸凌凌的頭，拍凌凌的背，母親就即刻勸凌凌：「不要讓老師摸觸妳的身體。」當老師要凌凌做他的女兒，母親就即刻沉住臉，認爲他可能「不懷好意」。「空午」中的現實，就是：生活使人無暇照顧自己的子女，社會却使人對別人失去信心。

滿含諷刺意味地，「頒獎日」中的壓力來自教師。他們平時「扳着棺材面孔」，唯一的責任似乎只有「抄筆記、考試、補習、測驗」，以便在會考時，學生們考到好成绩，不致於「丟學校的臉；丟先生的臉；丟同學的臉」。正如校長在頒獎典禮上堂而皇之地宣佈：「你們要再努力，將來才能有前途，才能賺飯吃。」一切似乎都是爲了錢，連「買來而賣不出去」的文具，移作獎品，校長還大言不慚地說：「今天我花了很多金錢。」教育唯一的意義就是考試，就是考獲好成績。只要誰不追隨這個制度，誰就是「蠢才笨豬東瓜沒希望的傢伙」。這是一種多麼巨大的壓力呵！

「虎牙」中的壓力來自貧窮、迷信與親情。「在父親因土崩而被活埋以後」，「母親也因血不够而常要發昏，不能太多工作，每天只是在家中糊一些紙衣賺些錢」，主角因此窮得連簿子也沒有錢買。弟弟病了，「昏昏痴痴」，「私人醫生是沒錢問不得的」，政府醫生則「只略問兩句，連摸一下弟弟的頭都沒有，便給了藥，藥吃完了，病還是不好」，「也只有

去求神保祐」。誰知神也要錢，什麼「要殺雞斬鴨，要添油錢」，就是連內服外戴的兩張符，也要「加紅包塊一錢」。貧窮還招來白眼：「這種窮小子，現在不好好的教導他，將來殺人也敢。」

「玻璃」中的壓力，也與貧窮有關。父親死後，「大哥和姐姐都照顧不了」陳清和，他「得照顧自己哪」。他不但要照顧自己，而且還要升學，「去韓江中學」，但貧窮却像一層玻璃，把他一切的夢想都隔在外面。「他站着凝視良久，不知不覺地伸出手去，想拿過來翻一翻，可是却碰着了那層冷冰冰的玻璃，把手指都弄痛了！」不但書店有玻璃，就是整個世界都是玻璃，把他隔開，把他壓住，連做夢也被玻璃威脅。「於是玻璃也像他的大敵！」

現實也不斷地向成人施着壓力。在「叛」中的壓力是世俗的眼光。就是在週末出來閒逛，男女主角也必須「儘量裝着像是很普通的朋友」，因為人們都投注着他們，甚至發出一「粗俗的叫罵聲，狂笑聲」，連百貨店的店員，也「走到店口，很故意地大聲吐口痰」。更甚的是連自己的朋友也不了解，訝異地問：「怎麼不找別的？多不了幾個錢嘛？何必去找異……」言外之意就是把女主角當做妓女。異族通婚是社會不容的，他父親就會恐嚇他：「日後別想在社會上立足」，「你的前程便會斷送」。世界那麼大，竟沒有他倆容身之地！

世俗的壓力也出現在「女人」中，但不是針對異族通婚，而是針對女人傳統上的地位。世俗對一個女人的要求，就是：「嫁給男人，服侍丈夫，替丈夫生孩子，替男人傳宗接代」。說是生孩子，也沒那麼簡單，只生女兒是未盡責任的，必須生出傳宗接代的男孩；生得疏也是不成的，必須頻頻嘗試，直至生出了個男的，而這也許還不够，還要生一個又一個男的。誰能担保那單一的男丁不會有什麼三長兩短？除了替男人傳宗接代外，女人還要理家，還要服侍男人，抱柴燒火，顧女看家，連點氣燈也是女人份內的任務，讓生命之火就這樣燒盡。男人呢，只需坐在小凳上，「手中抓緊着他心愛的武俠連環圖，看得津津有味」，連拉拉女兒們也怕弄髒「冲好涼」的身體。這種世俗的壓力，把女人夾在狹縫中，如一枚貶了值的五分銀幣。

但婚姻的壓力也加在男人的身上。婚姻就是「鐵軌」，兩人都默起沉重的負擔，但永不碰頭。妻子不滿現狀，「希望自己能有一間屋子，能有一些地方種一些心愛的花，能有一架

唱機，能有一堆心愛的唱片。」可是，男的「只是一個月薪二百多三百元的小學教師」，唯有「早上教書，下午抄賬，晚上補習」，甚至「私運一些電器」來應付妻子的壓力。但他失敗了，「逃稅被捕」，儲蓄花盡，連教職也丟了，妻子仍不放過他，冷言冷語，罵他為無用的人。他在施暴後，更患上精神衰弱病，加重那種壓力。雖然鐵軌被火車輾壓才會發光，但他在這沉重的心理與肉體的壓力下，根本發不出光。

「玩具火車與木葉蝶」的婚姻壓力，却來自錯誤的選擇。木葉蝶是「又美又大……敏捷得很」，捕捉不易，主角要足足守了三天，滾下山溪一次，跌了個四脚朝天一次，才能成功地捕捉到，但那時它「却是一隻破爛不堪的枯（蓮）」。枯蓮也就是妻子：「此女人——遠看像天仙——近看——是枯蓮」。她一生孩子，則又嘔又吐，雙頰凸起，雙眼凹陷，要三個月才好起來。她只配「被釘在鏡框內」，讓人欣賞吧了。

因此婚姻變成一種負累，一種約束，如玩具火車，「後面拉了三個小車箱」，在那大約三尺長的小圓周上，「可憐地一圈一圈重覆地繞着圈」。龍（還是蟲？）不但早上做店員，晚上做吹打手，連星期天也變成了看仔公，一步都走不開。若能把這種負擔丟下，「把後面拖着的小箱拆下來，它該鬆啦，放在地上，不依循軌道，該多好。」呵，但它却「東撞西撞的」，「不能順利地走下去。」這就是婚姻生活，一個小天地，走也走不出，丟也丟不下。這種壓力使龍連自我也失去了，直至悲憤疲勞地幻想着自我逃避時，才意外地找到自我，可惜也只曇花一現，回到家後也踪跡滅了。

「暮色中」的壓力來自工業發展。那塊空地，政府原欲用來建造廉價房屋的，誰知未曾動工，兩母女就用來種菜，相依為命。現在政府却「把它批准給別人建設棉織品工廠」，「那裏還可以找到如此一塊地？」阿妹也只好「找份工作了」。成爲一個離開泥土，脫了根的人了。

「老人與狗」裏的壓力最是深痛：人的定義，人的地位，人的價值等問題，人是什麼呢？「我頭頂向天，我是人。人可以殺一切的動物。」這就是人嗎？高高在上，操着生殺之權？但「人也是動物」，雖然是「最高等動物」。而小說中的老人却和狗沒有兩樣：新廟祝就「成天老狗老狗」地罵他；老人看見門口樹下綁着的黑狗，就覺得「似乎那條繩子就是圈在

自己頸上」；老人又預備以一條繩子把自己吊死，如他吊着阿黑，用棍敲破牠的腦袋一樣。」人甚至連狗都不如。阿黑「臨死還搖尾巴」，反觀人，却自私自利；反對老人殺狗的女人，因欲拯救自己中了邪的孩子，心甘情願地以六十元買下黑狗鞭。老人爲了六十元，把自己養的阿黑活活吊着敲死，還理直氣壯地自我辯解：「阿黑雖然可愛但六十元更可愛，留你六畜陽間無用處，送你陰間去做人」。那小孩子一邊打着黑狗，一邊說：「不要緊的，綁死了才好，不聽話！」但人爲了遵從命令，去濫殺無辜，反而「被譽爲英雄，他將受封將升級」，所以老人的結論是：「人是罪人，人是最下流的，人是最不人道最荒謬不要臉的動物！」

(三)

呈現在「暮色中」的現實，是支離破碎的，不完美的，蘊滿壓力的，來自生活，來自婚姻，來自世俗，來自人的定義等等。

那麼，在這種種壓力之下，人的反應又是怎樣的呢？縱觀集中各篇，成人們的反應多數都是無可奈何的，似乎這種種壓力把人們壓得喘不過氣來，連反抗的精力都沒有了，只有一種苦悶的發洩，却毫無作爲，改變不了命運。「彩球」中賣豬腸粉的老伯，領了姑姑的兒子來養，滿以爲阿祥也會像姑姑其他的兒子一樣，「一個個聰明伶俐」，誰知阿祥却是個白痴。在這個命運的壓力下，他還會努力過，去拜神求籤，希望阿祥做狀元，做醫生，做工程師等等。過後發現阿祥實在不是那種料，也就聽天由命地希望他能够接過他的檔子，賺兩口飯吃便好了。再後發覺阿祥連數目都不會算，他也只有「把十隻手指插在髮間，手肘支在桌面，再一次的哭出聲來」。在命運面前，也唯有放聲大哭的一途了。

龍在「玩具火車與木葉蝶」中，最後因太過悲憤和太過疲倦，竟企圖逃避：「要不我便會倒在靜夜裏沒人知道了，要不，我會放下一切，逃到天外去，要不，深山中便會找到我」。然而，他沒有這樣做。他還是乖乖地回家，讓暈旋吞噬了。

這種逃避性的反應，明顯的出現在「浮屍」中。杜曉川在生活失意之下，藉喝了兩瓶烈酒的勇氣，意欲去跳海，却連這最後的一着也失敗了，只倒在海邊，發起夢囈來，內裏含有

太多的自憫，太多片面的真理，太多酸性的牢騷。

就是「叛」中的反叛行爲，也像是無意識的。當然，兩人都會反抗家人的阻礙，却被毫無關係的人流擊敗了，跑在街上，也不敢「膠貼着」走，「儘量裝着像普通的朋友」，不敢把他倆的關係公開出來，甚至還要躲躲藏藏地藏在夜總會裏。這是一種怎樣的叛呢？就是最終被朋友侮辱了，他倆的行動也像一時的賭氣：「他擁住她，不顧一切。她咬住牙，緊抵着唇」。這種毅然，這種決心，又能維持多久呢？

反應得最透澈的，可算是「老人與狗」中的老人了。殺了阿黑後，他竟毅然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讓他的「三三記」空着，跑到山陰廟去做廟祝，「去坐監，去贖罪」，「做了神的狗」。最後「感覺到他就要死了」，就走出來，買了一條細繩，「嚴肅地判自己是個罪人，應判死刑，不想任何的爭辯」。

老人能够反應得這樣透澈，可能是因爲他沒有家眷之慮，不像「鐵軌」中的男主角，或「玩具火車與木葉蝶」中的阿龍。他三十八歲了，還沒有女人肯嫁給他。想到自斷時，他已衰老得幾乎跑不動了，衰老得討人厭。反觀其他各篇的成人，壓力雖重，却各有一種放不下的負擔。「鐵軌」中男主角總放不下責任。他想起妻子蒼白的臉，精神衰弱症折磨下的形態，生產前一剎那的哀叫，開刀動手術的可能性，鐵軌的象徵。他能做的，也只有「捧住小情的臉，呆呆地望着」，一腔無可奈何。

小孩子可能沒有這種種負擔，所以才能依然擁有叛逆的力量與胆量。凌凌在「空午」中所受的壓力，只是母親的反對。她沒有想到，也沒有顧慮到，世情的陰險。在她心中，老師是個好人，給她「說不出的幸福」，所以她要給他做女兒，長大後還要「結婚給他」。她的反應是無意識的，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只是單純的喜愛。

「虎牙」中家明的反應也是不顧後果的。他一心一意想醫治弟弟的中邪，其他的都能忍受，「一切裝啞巴，要打要罵儘管來好了，虎牙是不能還的」。他沒有想到會被令停學，或被捉到警局去。他的行動也是單純的，醫好弟弟的那，交還了虎牙，也就沒事了。「頒獎日」中阿祥的反應也同樣地單純，同樣地固執。老師們對他有偏見，他就「賭氣便不理他們，故意亂做功課，故意不來補習」。最後把同學的獎品拋到溝裏去，索性不回家，「不考慮有

沒有火車要開來這邊」。

同樣單純的，是陳清和（「玻璃」）的反應，雖然比較激烈。他覺得玻璃隔離了他的一切夢想，就毫不猶疑地盡力去衝破。

菊凡似乎在說：生活必有障礙和壓力，有些是自然的，有些（其實，大多數）是人爲的，如「浮屍」中的人海，如「玻璃」中的滿眼玻璃，如「叛」中的偏見歧視，如「鐵軌」中的慾求等等，但一個人只要去戰鬥，去克服，縱使在過程中死去，他還是勝利的。肉體雖死，人的精神仍在。只可惜成人被現實壓得失去了孩童的單純和反叛的勇氣與胆識。

（四）

我認爲菊凡是失敗的。他所表現的現實面，是浮面的，不透澈的，也沒有什麼深入的洞悉。他給我的印象是：他先有一個概念，然後才從現實中摘取一鱗半爪來支持他的觀點，以致他的小說佈局非常散漫，處處露出匠痕，沒有張力。

在「老人與狗」中，照小說所賦予老人的形象看來，他不會是那種容易動感情的人。殺別人的狗和殺自己的狗對他也沒有什麼不同，因爲他跟那隻黑狗根本就沒有什麼感情可言。如果他悔過，也只是一時的濫情，不會超越個人的痛悔，而俯瞰人類。

同樣的，「浮屍」中一大堆所謂現實現狀的描寫，基於同樣的理由，也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杜曉川是人生的失敗者（如何失敗，作者沒有點明），對現實的看法已無可避免地染有顏色，何況還是酒醉後的夢囈。他對人羣、警察、法官、醫生、記者們的看法，也就不足爲信了。

集中各篇，都有同樣的缺點。「暮色中」的工業問題，就沒有深入的討論；「鐵軌」中的婚姻觀點沒有從根本上着手；「玻璃」中的陳清和向命運挑戰，但那命運壓力沒有真實地表現出來，沒有直接地施壓在陳清和的身上。

在全集中，對現實摸得最純熟的，可能只有「女人」一篇，篇首的那段對話，把夫妻間的感情，表現得淋漓盡緻：

「痛不痛？」

「你說痛不痛呵？」

「腳趾又不是我的，我怎知痛不痛呢？」

「來來來，幫我把柴拏上來。」

「這麼一點也叫痛？上次我的腳趾都裂了也不會哼一聲呢。」

這種若即若離，既關心又漠不關心的關係，欲吐還止的感情，可能是全部婚姻的解剖。戀愛時的熱情，結婚後已冷卻了；但說愛情不存在，它又似乎存在；說愛情存在，它又似乎飛到雲霄去了。

菊凡的小說是理性的，苦心地安排起來，以支持某種哲理，某種觀點，某種感受。這個弱點，可能來自他對「文以載道」原則之堅持，硬硬的加上某種教育意義，作品的伸縮性，多樣化，都被牢牢地扼死了。

形影神詩組補談

「陶詩形影神與佛氏心理分析」是我在一九七四年所寫的一篇陶詩分析，今讀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編輯出版的「陶淵明卷」上下兩冊，對有關「形影神」詩組歷來的評釋深感興趣，想補充一點意見。

根據「陶淵明卷」，評釋形影神詩組的，截至清代已有四十五家，包括日本兩家。四十五家之中有五家引述他人。清末至現代的評釋者又不下十人。

歷代評釋者有一共同的想法，都認為理解此一詩組對陶潛的認識極為重要。

「理解」的結果却是各出己見，彼此不同。而各家在不同的見解中却又有一共同的局限——忽略了陶詩中的「形、影、神」是三位同在一體中的獨立人格因素；它們一方面不能分離在全體之外，也不能混淆在全體之中。這一點在拙文「形影神與佛氏心理分析」中已把三者的關係指明。陶潛自己在詩中是很清楚的指出三者在一體之中以及它們的關係的。

「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影答形）

「生而相依附，結托既喜同」（神釋）

「神」字向來多被儒化、道化或佛化。陶潛心目中的「神」原是與「形與影」「生而相

依附，結托既喜同」的東西，獨立而又息息相關，相異而又相成。這與有生俱來的相反相成的過程一樣，動的存在，才能使生命活躍有生氣。若理解未達到這一層面，其評釋終不免要落到非陶潛的某一個學派甚至宗教上去。這樣一來陶潛的思想與情趣就處處顯得消極和衝突了。

下面舉幾個評釋例子來看看：

宋，葉夢得在「玉澗雜書」中評釋說：「謂之神之自然。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

宋，周密在「齊東野語」中評釋說：「故佛云一切有爲法爲夢幻泡影。」並又引出楊龜山詩：「君爲烟上火，火燼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

清，邱嘉穗在「東山草堂陶詩箋」中說：「陶公有些卓識，其視白蓮社中人膠膠於生死者，正不值一笑耳。」

以上所提三家基本上是以佛意附於「神釋」，然而情志的方向與強度也各自差別很大。與此斷然相反的有：

宋，陳仁子輯「文選補遺」，認爲這詩的旨趣正是「孟子修身俟命之意」。

清，馬璞「陶詩本義」評釋此詩說：「淵明之此心，誠孔、孟以後僅見之一人矣，誰則知之也乎？」

清，方宗誠「陶詩真詮」說：「順天理而行，與孟子『順受其正，修身以俟』同旨。」以上這一派可以說是陶詩「神釋」的孔孟化。

在中國傳統的思想中還有法自然的道家與聽天由命的列子思想，也都投射到「神釋」上去了。

以詩言詩，以評釋論評釋，在「詩無達詁」的古訓下，我們不能固執的指誰對誰錯。以讀詩論，這些錯綜複雜的說法真是增加樂趣很多。但是，若以陶詩論陶潛，堅持立場和統一全面似又有必要了。下面我舉兩位大詩人（白居易與蘇東坡）以詩反應形影神的作品來作一次分析比較，也許有助於陶詩的理解吧。

心問身

白樂天

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暖被日高眠。

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

身答心

心是身王身是宮，君今居在我宮中，
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恩自說功？

心後答身

因我疎慵休罷早，遣君安樂歲時多。
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閒奈我何？

這詩以心身問答，共十二句，三組。淺白易讀，是「老嫗皆通」的筆法。詩所表現的是一位朝中重臣，恩重身退；如今投閒值散，在家中納清福。詩雖然淺易，但辭藻依然富貴。理想的境界依然是常俗的二分法：身，心。這詩中雖然也表明了些身心的矛盾，但是對整個「人格」在生命中所起的作用却没有啓示性。

人格的形成以及它在生命中的重要性，是它一方面形成，一方面應用。純粹的生物性的「我」，佛氏稱爲「欲得」與絕對的「他」，也就是說：人群社會此二者之間若沒有「自我」這個「形成」與「應用」的過程是走不通的，至少走起來不順暢。當然白居易絕不是沒有「自我」的人，但在心身問答的詩中，他只是表明了一位「退休早，歲月多」的富貴人形像，沒有提供理解人格的啓示。與他同階級或有共同思想範式的人讀來會欣喜，但「世間老苦人」恐怕不會受益，更不要談感動了。陶潛的形影神詩則不然，他序說：「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感焉」；因此他才「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也就是指出「自我」在生命實踐中，爲何在我之間，社會要求與個人生物性要求之間發生功用。缺乏了理智分析上有知覺性的「自我」知感，以白居易的賢達幸運，從他的「心後答身」的最後一句看，他的情感依然是波蕩的——「不放君閒奈我何」？心氣不平啊！

陶潛形影神詩的主要貢獻是它爲衆人提供了「人格三分認識」；而他自己的「神釋」內涵富義並不要求衆人選取。這種三分法有應用的效能，並沒有價值性質在內。

蘇東坡不但讀了陶潛的形影神，也讀了白居易的心身問答詩。他用六言賦反應了陶白二人，其詩曰：

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於物，
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

中文用「自我」譯 ego，不知出於何人手筆。我用「自我」的中文時，是知道有人先我而用的。在這兒，東坡詩中的「自我」與形神聯用只是說「陶潛自己」，用來對比樂天的「皇恩」，「早朝」，「宮殿」的「世物」。東坡詩中往往有一股鬱鬱不伸，挑逗波蕩之氣，早已有人指出過。在這一首詩裏東坡也顯然是「在挑戰」——「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城幾佛」？從思想的分析看，雖然東坡對淵明對樂天的評賞都有些卓識，但整體上是由情感駕馭詩心；它很難起甚麼沉思默想的作用。就是依佛家話說吧，也太着相了些。依我看，淵明本無心於佛，樂天與東坡又無緣成佛，今天若行到佛地，恐怕一個也見不着哩。

總括的說，論陶潛形神詩應有兩個基本要義：把心理人格看成三系的生機建構，是淵明思維的精深處，也是獨步處。這是一個基本。同時應認識此三系各自的本質及其所載荷的觀念，也就是那些評釋者所指謂的孔孟、佛禪、老莊的色彩所投射的東西。若是讀者把第一個基本誤置在感知界外，很容易把它們所荷載的觀念孤立化、一尊化，而致偏差。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與「日醉或能忘，收非促齡俱，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瞭解有機的應和性，就明白「神釋」所否完的是「醉」的目的「忘」，「立善」的目的「爲譽」。「神釋」說要勇敢的躍進生活的激流裏，應盡力的，力能盡的，去做，不是逃避，也不是爲名譽，喜與懼莫傷我，與宿命論絕不相同，它是積極的。陶潛的歸園田是以積極的「躬耕」否定助惡的「仕途」。

形影神詩基本固有兩面，沒有對三系有機性的認識，整個理解必致偏枯。

三代木

第一代

再認不出那原始的年輪該溯自那一圈的圓了。風傳歷史乃上千的寒暑。也許你要做個不死的見證，所以才留飽啜風霜的殘骸，在這遺世的山隅。

第二代

究竟是承先還是啓後？是死灰復燃還是命不該絕？窮一生只爲塑一個形象，完美而特出，到頭來却是空殼如洞樹的僵臥而已。畢竟，畢竟有夢也無歌了，最後你撒下希望一顆。

第三代

自傳統衍生是一株仰望的綠，屹立在冷冽中，扎根現實，呼吸現代；而現代像無邊風雨飄搖，刻劃你縱橫龜裂的滄桑。

既使周遭鬱綠森然，你依舊是芸芸中挺拔的你。

稿於七八年七月廿六日

陳來水

在此儒林居高山帶

想到還有六個月的時間，自己便要離開這半片山帶；離開風風雨雨的南園，心中突然有一種悵惘。可是悵惘也是徒然，因為我知道，或者必須知道，那個日子一定會到來，也一定會過去。來了和過去，只是那麼簡單，但是我怎麼想也想不透：為何不能叫時間停留此刻，讓你覽盡你所愛的。這樣也好，時間不能在你眼前停留，却能叫你回憶。一般所謂的惦念便由此產生，它可以叫你不顧一切的掏空腦袋。

矛盾永遠存在。大一時候，總埋怨日子不走快一點。那時候，便想着大三的神采；想着畢業以後的幸福；想着南園果園豐季的盛況。今年七月，雲南谷多雨；文學院古栢的早晨，也顯得較前兩年清冷，下意識使人想起「末日流」，就這樣流着。却怎麼也想不到，今年七月，我在儒林居高山帶醒來，第一次感覺自己快要不屬於這裏；第一次發現那片西海岸溫暖的陽光在我朝西的窗戶足足照了兩年。那時候我便開始悵惘了。你還期

待着什麼呢？

若果有一天你離開這裏，你鐘情的土地，想像許多年以後你再也不回來，是不是也是一種錯誤？

去年的社會學論便讀過這樣的一章：社會環境操縱人的心志。今天你在這裏，明天你不得不離開這裏。因為我們的環境設下許多制度讓你按部就班去依循，人的一生，從小到大，一般所謂的快樂與不快樂，便是在這些設置好的制度中慢慢消磨。若果那天你離開了，再也不能回來，是不是也是一種錯誤呢？因為你終究必須離開這裏。

錯誤的定義要如何的詮釋？我看着那片足足照我窗戶兩年的溫暖的陽光，我知道我要離開了，如果我再不捕捉的話，這些美麗的片刻，都將逝去。雖然我知道，這些毫不實際的東西任我如何捕捉，它們都將一一的逝去。但是我也知道，與其在回憶時後悔，不如現在緊緊抓住這些即將溜走的片刻。所以我把窗子打開，讓陽光照進來，照在一杯微溫的茶上；照在一疊厚厚的筆記上，那時候，我彷彿快樂了。我真的快樂了。

在此儒林居高的山帶。

潘正鐸

舞者言

——我的身體飄浮如半空中的一張紙。

黃昏裏，我沿着泥路往禿山跑，地心吸力正被我的感覺否定着。剷泥機跡下的環梯路，除了三兩株尙垂頭萎縮一旁的小草外，剩餘的唯有燒紅的落霞了。登上這座孤立着一棵樹的山頂，看遠方矗立着的組屋與煙囪，我第一次感覺到樹的蒼涼。

千多個日子了——我依着禿山樹望着那幢與山對坐的餐廳，餐廳裏靠牆的桌椅旁，一個偶爾抽煙的小子，陪着咖啡與淡流入眼中的禿山景色：這棵孤立的樹是點亮禿山的一粒畫眼呀！千多個日子後的現在，稀疏的歸鳥却告訴了我昔時禿山中樹樹交抱的森林故事。這時，我的視界內只有彌着小山巒邊漫過來的煙霧。

我看到一個瘦小子沿着斜走的柏油路，迎着好漢坡上漸熄的燈火走去，坐在兩百級高的山梯上聽月光流裏游泳池過濾循環的水聲，和着他腦海中的潮湧，他看到了螢火虫陪着他敬愛的父親歸來……

他看到他被車撞倒，由於無人肯自願停車，聰明的救傷員聰明地尋求一個小學生茫然的

搖頭而心安理得地揚長而去。當他父親趕赴現場時，只得背着他走過冒着熱氣的長長馬路到警察局報案。依在父親肥胖身體上的他永銘不忘他腳踝上滲和着父親汗漬的傷痕——還有，與他年歲肌肉一起增長的傷痕中父親殷切的關懷。

不短的六年，不長的六年，時間是一隻在不斷紡織着的蜘蛛，紡他記憶的長紗，紗他心中那幅愈顯愈明的圖案：他無憂無慮的童年是他父親夜半歸來時，坐在門口咳嗽所給予的。父親患高血壓，但仍須在烘熱的火爐旁吞吃藥丸；他快樂的少年是他父親以屢次昏厥的生命代價所換取的——事後，父親仍是以不在兒女面前頹喪的臉，微笑地撫摸他的頭，而他，竟從來不感覺到那是怎麼的一回事！

六年，六年了呵，父親，每當他剖開記憶的繭時，紡織的蜘蛛呵，在他那愈顯愈明的圖案遊梭的是針來針往的刺痛；每當他穿插在擁擠的人叢中時，父親的遺影常在一剎那間使他的心洶落一滴枯淚。

怎麼樣了呵，小子，你不是那愛朗笑的？

遠觀中亭上的禿山樹竟也茫然了。

我躍起摘下一片葉子，葉脈裏分叉着葉脈分叉着葉脈，奔流着迥異的音符。我躍起，樹葉脫我手盪在半空中：

每一個姿勢

在某個時間裏

舞

快樂的雨

落在觀者的目中

葉上刻聚的字，每一個湍音，每一聲呼吸，可是，天空，你閱讀嗎？

一九七八年八月廿七日

溫任平

「人間煙火」序

本書共分三卷。卷一的八篇文章大致屬於文學批評。從淺評短論到比較深入的分析，從讀詩剖記到「大馬新銳詩選」的長序，無論篇幅或者表達方式，其間的差異是頗大的，唯它們大抵仍是就文學論文學，我關注的是文學作品的內涵。其中「文學的外在偵察與內在研究」是一篇論戰文字。論戰文章自然難免有些煙屑味，但我對商隱無題詩所作的析論，我所強調的作品本身乃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這些觀點，我相信會有它們的普遍性。以作品的外緣關係一口否定作品的內在價值，這在多病的馬華文壇是流行症了。所以，與其說我反駁的是一二子的謬見，不如說我一針灸下去的是這一兩人所徵示的整個病體。

卷二仍以文學為焦點，只是角度不同。第二卷的十篇文章，我對圍繞着馬華文學的一些問題，提出了非常「個人」的意見，都是有感而發之作。「與冰菱先生談文學的評價問題」、「選集的困擾」等篇，提名道姓，寫得相當率直；「『現代覺醒』的必然」、「談馬華文壇的局面」由於刊登園地的篇幅所限，僅僅點到為止，無血無痛。「談文學的社會性」一文去年三月發表於大眾晚報之後曾引起一場意想不到的筆戰，而且還持續了近四個月那麼久，

我亦因此收到了對方擲來的「資產階級理論家」、「封建主義文藝理論家」、「奴隸主義之文學奴婢」……等一大堆光怪陸離的帽子，令人想來不勝莞爾。

卷三所收各篇涉及的是一些文化課題，一些社會現象。我也直言不諱地指出存在於馬華文化界，馬華社會的一些癥結。最具爭論性的是「血緣性、地緣性華人社團與華族團結」一文，它刊布於南洋商報「商餘版」之後，引起不少騷動。個人一共收到十多封信，爲我打氣聲援者有之，責我數典忘祖者有之，對於這種類近口碑腹誹的議論，我感激他們對這問題的關心，如果他們能把關心化爲參與，把他們的或正或反的觀點整理出來，公諸於世，我想那會是更有意義的。參與討論的只有陳向有先生作出的「叫屈」與「申辯」，這兩篇鴻文均附錄於書後，以供讀者自行參照。陳先生的第二篇申辯文章刊於七七年八月三日「商餘」，我曾寫了「三論血緣性、地緣性華人社團」作爲答覆，可惜文章未能見報，失去了與陳先生進一步互相探討、切磋的機會。我對會館社團的革新也不無構想建議，但念及發表園地難覓，文章寫成之後可能見不到天日，終於打消續寫的原意。刊登不出來的「三論」一文我也把它收入這本書裏，這樣讀者就會明白我在別人再度申辯時，不是「無言以對」的。

論戰「結束」之後，反應仍此行彼伏。華人領袖如梁維泮博士，李孝友先生，李延年博士，何文翰先生先後呼吁鄉團宗社官突破鄉親氏族的畛域，擴大聯繫以利華裔團結，他們也力促全國華人社團重新檢討本身的組織，進行改革以適應社會之需求，以免此類社團漸喪失其重要性而淪爲普通的不足道的社交俱樂部。李延年博士尤其積極，他以大馬中華工商聯合會會長的身份於七七年八月卅日於首都吁請各州華人社團組織州華人社團總會。在各報副刊出現的針對會館所提出的見解或批評，如鄧國彬先生的「華人社團會館應追上時代」，一介先生的「打破框框，推陳出新」……我都一一拜讀，全國瓊聯青工委會於去反七月杪於哥打峇魯召開常年大會時，主席致詞表示：「鄉團青年組應開放門戶，讓非同鄉參加，藉以消除幫派觀念。」吡叻廣西會館於七八年二月三日宣佈設優厚獎金公開徵文，題目即爲「會館與革獨議」，徵文之宗旨是「爲使會館活動順應現代潮流，特徵求社會前輩的高見，對會館的興革問題，發表建設性的寶貴計劃，以期收到集思廣益，使會館在建國的過程中，能够負起適當的任務」；同年六月十八日吡叻嘉應會館與吡叻永春會館青年部聯合召開怡保市各鄉

會青年部代表座談會，與會的十一個單位一致通過組織「近打區各鄉會青年部聯合會」，目的為消除社團的隔膜，積極地加強彼此的合作聯繫。其他還有教育界前輩饒紹昭達、張連城……諸位先生的一再呼吁華人交談應該儘可能使用華語，以自己的母語把華族的形象建立起來，把不同祖籍的華裔同胞團結起來。這種種反應都使我愈法肯定我與陳先生的論辯雖告一段落，論辯的問題却顯然不會告一段落。我不敢說我對血緣性、地緣性華人社團的革新提出過什麼真知灼見，但我肯定我所提出的一項關係到華人社會結構的課題已引起頗為廣泛的關注。而這關注正方興未艾，這老問題以後還是有人會再提出來的。

這本書本擬定名為「文學的與文化的」，但這書名太像一本學術性專著了，有恐名實未盡相符。我之從文學的熱愛到對文化的關懷，我想那是一個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知識人必然的心理成長過程。活在軟紅十丈的市塵裏，虛空待物云云，太浪費時間了，學佛談禪嘛，其實仍是一種變相的現實的逃避。中國莊周有薪火之說，大乘佛法亦有傳燈之喻。燈火相傳，生生不息；光華普照，光焰長明，這裏面就含有無比積極的建設意義。活在人間，面對爐火，這是我的立場，更是我的信念。因題「人間煙火」。

（稿於七八年八月二日）

附：本書由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出版，列為「學術叢書第三種」。

陳鴻洲譯

馬來文學講座 之六

教師出身的寫作者

主席：這一講我們討論教師出身的寫作者在馬來文壇上所扮演的角色。上次談到回教作者時，我們會經說過，我國的知識份子分爲兩類：一類是接受回教教育的知識份子——不管他們是在中東抑或在本地接受教育，這些知識份子在同教作者行列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類是在本地接受專業性教育的知識份子——就是現在所要談的教師出身的寫作者。

在未談及正題之前，先讓我們談談一點本國教育的發展背景。請阿末兄發表意見。

阿末：公元一八一六年，檳城出現了一間大英義校，這就是我國現代教育發展的先聲。這間學校教學媒介語是英語與其他語文。之後又出現許多間小學，尤其是馬來小學。

開始的時候，馬來小學的成立並不受到普遍歡迎。家長深怕這些小學會摧毀孩子們的前途，導致道德淪落，深慮這些小學會敎出一羣異教徒。那時的家長只歡迎有敎導可蘭經的私塾。鑑於家長的反應不佳，政府只得順從民意，慢慢地把宗教私塾改變爲馬來小學，可蘭經與回教教育則改由村裡的回教堂或者特爲回教教育而設的宗教學校去敎導。

馬來小學開創初期，面對師資缺乏問題，政府就於一八七八年在新加坡開辦一間師訓學院；

十七年之後這間學院宣告關閉。公元一八八八年，新加坡政府制定一項條例，允許馬來孩子免費在政府設立的英校求學。相同的條例亦在馬來西亞半島實施。馬來學生人數漸多，造成師資人才缺乏。爲了克服上述問題，政府乃於公元一八九八年在太平與馬六甲各開辦一間師資訓練學院，學員須在上述學院接受兩年的教育。但很明顯的，上述師訓學院的開辦並不理想。公元一九一三年，政府又在吡叻的馬當（Matang）開辦一間師訓學院。公元一九二二年，又在丹絨馬林興建一間師訓學院，取名蘇丹依德律師訓練學院（Sultan Idris Training College），學員須攻讀三年的教育課程。該學院是在溫受德（Winstedt）的建議下建立起來的，每年可以訓練出三百名的教師。在此之前，溫士德曾訪問過印尼和菲律賓，視察當地的教育制度。

主席：從這簡短的敘述裡，我們已有足夠的資料來討論本講的課題了。我們非常重視蘇丹依德律師訓練學院，因爲我們所要談論的教師寫作者大多數是從該學院出來的。也許巴錫兄可以告訴我，爲什麼該學院的畢業生會成爲寫作者？他們就是被我們列入教師寫作者的一群。

巴錫：這間學院非常重視馬來文的寫作，而馬來文寫作受重視主要是因爲當時的院長 O. T. Duseek 對馬來文與馬來文學興趣濃厚。他不但鼓勵以馬來文寫作，而且也出版馬來文古籍。此外，他也把外國文學作品翻譯成馬來文，以及出版其他普通知識的書籍。這些工作通過該學院所成立的一個部門，即「著作局」去進行。由於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在該學院求學的學員認識了不少文學作品。

主席：可是，認識文學作品是一回事，不一定能引起學員的寫作興趣。也許還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請巴錫兄繼續發表有關意見。

巴錫：蘇丹依德律師訓練學院的課程比過去數間學院的課程完善得多，因此，馬來文教育的發展才逐步走向高峯。由這間學院畢業出來的教師都年輕而積極，他們鼓勵馬來社會向前發展，亦成功地改變了大部份馬來人的陳舊思想。由學院畢業出來的馬來教師不只在教育圈內活動，他們也在文學領域內活動。其中最活躍的是：哈倫（Harun Muhammad Amin，又名 Harun Aminurrahad）、阿都拉西帝（Abdullah Sidek）、阿末慕腦（Ahmad Murad）、阿末巴迪爾（Ahmad Bakhtiar）、A 沙末阿末（A. Samad Ahmad）等。

主席：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剛才我們說過，蘇丹依德律師訓學院的學員對馬來文學產生極大興趣是由以下數項因素所造成的：第一，O. T. Dusek 作為一位馬來文學愛好者所扮演的角色；第二，由於「著作局」的成立。所以，在我們尚未談到每一位作者的貢獻之前，最好先來談談「著作局」所扮演的角色。這個問題還是讓阿末兄來討論吧！

阿末：剛才我們已經提到，馬來小學的成立造成了師資人才的缺乏。但難題不限於此而已，教科書（當然也包括師訓學院用的教材）也是一項急需克服的難題。他們在學院只讀兩本書，即第一年讀「阿都拉傳記」，第二年讀「馬來紀年」；因為當時只有這兩本書可供學員閱讀。當時也有人搞出版事業，出版各種書籍，諸如故事書以及普通常識的書籍等；但那些書是由私人機構出版，不適合教學用途。爲了彌補上述的需要，O. T. Dusek 建議成立的一個出版機構，有如印尼的編纂局那樣的機構。Dusek 於一九一五年訪問過印尼，對編纂局（當時仍名爲民衆讀物局）的活動深感興趣。

「著作局」的早期活動是注重翻譯工作。當時有數名翻譯人才，包括了一位知名學者惹阿峇（Zaha）。該局成立的主要宗旨是要儘量出版更多的書籍，以應馬來小學和馬來社會人士之需。「著作局」成立的另一個宗旨是要爲馬來圖書提供一間完善的圖書館。

主席：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這個翻譯局慢慢地變爲著作局，成爲蘇丹依德律師訓學院行政機構的一部份，阿末兄的看法如何？

阿末：事實確實如此，主席先生，書籍的出版是由學院院長、教育局長以及翻譯局主任所組成的校閱委員會負責監督。除了挑選學院的職員担任翻譯員以外，亦錄取學員作爲馬來文寫作者。

主席：接下來我請巴錫兄談一談著作局的詳細活動情形。

巴錫：著作局的出版工作分爲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出版馬來學校叢書；第二部份出版馬來家庭叢書，馬來學校叢書的出版不是我們所要談論的焦點，因爲它只出版學校教科書如「自然」、「馬來文」、「馬來亞歷史」等，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六年間，該局出版了三十四本上述課本。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五七年（即著作局停辦的時間爲止）又出版了三十本的教科書。

馬來家庭叢書最初包括翻譯作品在內，譬如 Robin Hood 的故事、Gulliver 的航海記、環遊世

界八十日、莎士比亞的戲劇以及阿里峇峇等。此外，該局亦出版普通常識圖書以及音樂書籍等。「著作局」的活動亦包括舉辦創作比賽，為馬來文壇增加了數部故事書籍。

主席：有關上半部的談論，至此已告一段落。現在讓我為剛才的談論作一個總結。一般上來說，蘇丹依德律師訓學院會為馬來新文學作出巨大的貢獻，其所作的貢獻是以兩種途徑達至者：一是教育學院內的學員，這些學員畢業出來以後，成為馬來新文學的偉大功臣；二是通過「著作局」介紹不少世界文學作品。當然所指出的「世界」只限於英文而已。接下來「著作局」又出版本地作品，舉辦創作比賽。這是該學院對馬來新文學所作的直接貢獻。但無論如何，若跟印尼的編纂局相比，「著作局」便遜色得多了；這是因為英殖民地政府不要模彷彿編纂局的作風。雖然O.T. Dunsiek和 Zaha 有興趣這麼做，但英殖民地政府却認為，英國官員做事是有把握的，無需模仿荷蘭人或其他人的作法。結果，「著作局」只能成為一個小小的出版機構而已。

現在讓我們談談下半部，即教師出身的寫作者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我們要談論的是哈倫，我請巴錫兄先開始這一段談話。

巴錫：哈倫是位多產的作家，他總共寫下不少過二十部的長篇小說，一本短篇小說集，一部戲劇以及九本遊記。雖然他的一首新詩「哦！我的沙里！」曾在印尼的「新作家」雜誌上發表，但他的興趣不是在新詩上。哈倫是在公元一九二六年開始寫作，當時他是蘇丹依德律師訓學院的學員。他目前仍在積極地寫作。哈倫是在公元一九〇七年八月八日誕生於新加坡，一九三九年被派至北婆羅洲担任教育司。日治時期他跟日本當局合作，先後被英軍監禁八十六天，罪名是跟日本人合作。公元一九四六年他回到新加坡，並宣佈退休（當時他是一名教師）退休後他担任起新聞記者的工作，繼後又被聘為Harny和Raya Press 的編輯；當時他亦兼任新加坡Pustaka Malayu 的編輯。

他把旅遊觀感寫成書籍出版，其中包括：訪問巴黎（Melawat ke Paris, 1953），禪國觀光記（Meninjau ke Negara Sham, 1961），西飛（Terbang ke Barat, 1961），旅遊聖地見聞錄（Catatan ke Tanah Suci, 1961），半夜觀日記（Melihat Matahari di Tengah Malam, 1963）以及歐遊見聞錄（Catatan Menjelajah ke Eropah, 1964）等。他所寫的「誰的錯」

(*Silapakah Yang Bersalah*) 是敘述他的生平事蹟。故事內容是敘述一位名為 *Nury* 的馬來青年執教於汶萊之事。日軍南侵時，他跟汶萊居民同住在一塊兒，指導當地人民如何去耕種，後來他被日軍當局聘請去當通譯員。作爲一名通譯員，他曾協助不少甘榜馬來人擺脫日軍的虐待。由於他幫過日本人的忙，英軍來臨時，他就被關在牢獄裡。現在他提出一個問題：這是誰的錯？雖然哈倫對這一部長篇小說看得非常重要，但若以文學的觀點來看，這不算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可能因爲裡面敘述的是他個人之事，所以哈倫才重視這一部作品。

主席：我想請阿末兄談一下哈倫在馬來新文學發展上所作的貢獻。

阿末：日治時期是哈倫的重要時期，他的一部小說「死期未到」(*Sebelum Ajal*, 1949) 可以賞爲日治時期的一種文獻。這部小說成功地表達出他的愛國熱誠。日軍強迫一批馬來青年登上一條帆船，在婆羅洲北部海面上航行。這些青年起來反抗，後來受到聯軍的轟炸；但他們命不該絕，爲甘榜的居民救起來。

哈倫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他也寫神話故事，譬如「石油礦之神」(*Dewa Lombong Minyak* 1947) 以及「石船」(*Gong Batu*, 1949) 等。在「石油礦之神」一書內，他敘述茜蒂法麗達如何被石油礦之神所愛上，如何脫離其丈夫；石油礦之神威脅她，若她不跟他去，他會取去其孩子之性命。這是一部娛樂性質的小說，旨在娛樂讀者，沒有文學價值存在。「看清楚」(*Melihat Terang*, 1953) 是哈倫的一部社會性小說。他看到馬來社會越來越受到不良風氣的影響以後，心裡感到煩悶而寫此書。故事很平凡，寫的是一位青年覺悟到其民族的落後，就發奮圖強，謀求挽回其民族的地位。他成立合作社，鼓勵家長們讓兒女們求高深的教育。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很實際，適合馬來社會所面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這種解決方法是教師們所常想者，只要看看阿都拉西迪的「我們來鬥爭」(*Mari Kita Berjuang*) 即可找到明顯的例子。在「我們來鬥爭」裡面，有一群青年以互相合作的方式開伐森林，協助馬來民族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

主席：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哈倫的小說都是在戰後寫成的；可是「著作局」是在戰前活動。阿末兄可否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阿末：哈倫的作品確是在戰後寫的，可是這些作品的主題和故事是以戰前爲主，情節很簡單，所

提出的問題亦容易瞭解，故事結局亦順其自然，不會使讀者產生一種混亂的感覺。哈倫所重視的不是作為文藝作品所強調的小說結構，而是故事的本質；因此，他的小說甚合當時讀者的口味。

主席：現在請巴錫兄從另一個角度來評論哈倫的小說，譬如說其小說傾向或其他的特點。

巴錫：哈倫所寫的多數是歷史小說，其中最重要的是「阿旺將軍」(Panglima Awang, 1958)，「阿旺將軍之子」(Anak Panglima Awang, 1961)，「敦曼達」(Tun Mandat, 1963) 以及「旺得魯士」(Wan Derus, 1965)。在這些小說裡，哈倫突出了英雄人物的英勇愛國的形象。在上述小說中，最成功的要算是「阿旺將軍」了，該書敘述馬來民族英雄反抗葡萄牙人的故事。可惜，阿旺將軍的英勇不是表現在對抗葡萄牙人的鬥爭事件上，而是因為他是第一位環遊世界的人，才被人當為英雄看待。一般上來說，故事人物是不實際的，好人與壞人之間的差別太過明顯，沒有一位是積極的角色，而且故事結局也太過於詩情化

主席：接下來我們談阿都拉西迪。他也是一位教師出身的多產作者，總共寫了二十六部長篇小說，其中的十四部是在戰前寫成，十二部是在戰後寫成。他也出版過兩部短篇小說集。阿都拉西迪是在公元一九一三年誕生於昔加末。他在柔佛新山的馬來師訓學院接受教育，直到該學院停辦後，又轉到蘇丹依德律師訓學院去攻讀。畢業後曾在柔佛州的好幾間學校執教。除了寫作，他在工會和政治方面也相當活躍。現在我請阿末兄談談阿都拉西迪的長篇小說。

阿末：阿都拉西迪所描述的是當時的社會變遷，尤其是由西方文化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改革，受西方文化影響後的家庭與婚姻問題以及馬來民族所面對的經濟難題等題材。他的小說「生活的浪濤」(Gelombang Hidup)，「哈斯娜的命運」(Nasib Hasnah) 以及「幸福的會晤」(Pertemuan Bahagia) 揭發了迫婚的問題。西方文化所帶來的不健康的影響，「可以在家庭的魔鬼」(Iblis Ramah tangga) 「以及婚姻之刺」(Duri Perkahwian) 兩部小說裡看到。在「家庭的魔鬼」裡他寫出在現代化生活裡，華巫通婚失敗的問題。在「火車上的諾言」(Berjanji di Keretapi) 裡面，阿都拉西迪企圖為現代社會所面對的婚姻問題提出解決之法。在這裡他寫出一個由戀愛而結婚的家庭所產生的悲劇；婚姻的失敗主要是因為身為丈夫者太過熱衷於自由的社交生活，他後來愛上了一位混籍女郎。另一個家庭也碰到婚姻破裂的事

件。結果，第一個家庭的妻子在火車上邂逅了第二個家庭的丈夫，兩人結為夫婦，而且過着愉快的婚姻生活，這就是阿都拉西迪所提出的解決婚姻問題的辦法。

一般上來說，阿都拉西迪的作品跟哈倫的作品有大同小異之處。雖然他的小說多數是戰後寫成，但一切的問題都是他親眼所見到的。故事情節平凡，有時讀者可以推測到其結局。在小說內，有些壞人會變為好人；這樣的角色可以在「蘇河上流的少女」(Gadis di Hulu Maar)這部小說的角色胡先的身上看到，胡先以種種不光明的手段騙取柯雅不成功以後，反而變成一位青年聖人。

主席：在未請巴錫兄談論教師寫作者的作品所具有的一些特色之前，我把屬於這集團的寫作者名字說出來，這些作者是：阿末巴迪亞(Ahmad Bakhtiar)、阿末慕腦(Ahmad Murad)以及莫罕末耶欣瑪爾莫(Mohd Yasin Makmur)。莫罕末耶欣瑪爾莫是以寫詩馳騁馬來文壇。在上一講裡我們已約略談到他的作品了。現在我請巴錫兄談談教師寫作者的作品。

巴錫：大體上來說，教師寫作者所寫的主題是以西方文化影響為主；這些文化荼毒了馬來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他們所揭發的是社會、教育與經濟問題，這些問題的談論並不深入，而且解決的方法亦極簡單。人物的個性太過理想化，好的非常好，壞的相當壞，界線分明，情節的發展很平庸，以致讀者容易推測到即將發生的後果是什麼。

但無論如何，這批寫作者的出現總算彌補了馬來新文學的真空，他們所寫的作品總算滿足了讀者的需求，但這些作品的文藝價值不怎麼高。

他們的作品只能滿足某個固定階層的讀者；當另一批更成熟的讀者出現時，他們的作品便無法在文壇上立足了。

Teresa Lim 著

劉慧娟譯

舞台

一個女人登場。她緩緩地舞過劇台，迴旋了幾個大圈子。黑色的長袍揭出她的舞姿，旋轉的方向彷彿團圓將她郁悶的懸吊住，宛如有一股重壓不停的在前面拉曳着她，使她溫馴地安於無休止的軌迹裡。

我記得就在這時候，就在她垂懸、迴盪着抗拒長裙的阻力，而反抗就被制服的紛爭中，那男人出現了。他全然似一個影子般的，悄悄的闖進她的圈套裡，穿破它，將那長袍的巨大約束力碎滅，却不知道她的舞姿和她的存在全憑賴她對那一股壓力的反抗和那意志力的推進；正由於她無知的慾望的伸觸，他傷害了她，徐徐地奪取了她的生命；一片靜寂，直到音樂停止，猶如一塊扭擰的布，她軟癱地伏在他的臂上。

我無法忘記這一幕，因為也在這一個晚上，我遇見了達密恩，雖然那情景和我在舞台上看到的截然不同，但却無論如何感到有些相合。爲甚麼呢？我不能明確地說出。或許是我這不太清醒的腦袋常把事實上不相似的地方看成是相同的，而相同的却看成相異吧，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有一張討人愛的臉，所以任何人開始總是期望他能做些甚麼，當發現到情形恰是令人失望時，便轉而給以憐憫了。

他沒有一股受磨難的人常掛着的慘白、可憐的臉孔，這是他獨特的地方。

他是在我們吃晚餐的時候和奧斯本太太一同出現的。她富有，同時有一種抑制自己和任何情形不使性子的特點，可以說得上是個上流貴婦。他們和我們坐在一塊。而令人驚愕的是達密恩的舉動——當我們微笑，他那黝黑、英俊的臉龐也掛上笑容，我們稍擺出機智的樣子，他也即刻顯得嚴苛，他熟練地使用他的餐具，一直令我怪異的是他的錯綜的表情，震撼了我。

他給我的第二個印象是很不諧調的，看來像隻猴子，曲捲的黑髮漂亮地抹上一層油光，指甲經過修剪，指尖潤紅。也許那是象徵他的蝴蝶結——像扮演一隻繫上蝴蝶結的猴子，這或是奧斯本太太把他帶在身邊的一種方法吧。我記得歐洲的貴婦們常以小猴子來作樂的。那麼達密恩畢竟只是那類供奧斯本太太遣興的猴子罷了，做些把戲讓她炫耀——但我並不認為這有甚麼不好。

達密恩沒有說話，那是當一個人被讚美過後不想再引起別人注意的方法。你一定會認為恰當的，因為沒有人會對別人讚不絕口或不歇地憐憫別人，當然更不用說兩者同時進行了。但在他臉上有某些東西是我欣賞的。當一個人不够聰明去瞞騙別人，或不懂得矯飾、自大、輕佻時，那是從各方面來看都是好的。他有一種友善、空茫、坦誠的表情，譬如不管在甚麼情形下都顯出愉悅的樣子，對每一個人感到稱心，對他所能做的不會不滿，對被迫使做某些事的次數也毫無怨言，是一個對自己完全感到滿足的演員。

達密恩像一個演員，這是一件令我發笑的事。可以想像，他只扮演他所能扮演的。事實上我們都是某些角色的扮演者，這已經不是新鮮的說法了。而且那是往往比你所想像的更真實的。達密恩只是演着不被肯定的一幕的演員，像一個白痴，奧斯本太太表演一個貴婦的角色，而我是一個觀眾。劇情的變化是我所能預料的。所以我並非欣賞一齣動人、堂皇的希臘名劇的觀眾，我像那些演員一般無知。像一個演員一樣。

另一次我見到他們是在我去拜訪奧斯本太太的時候。老實說，那是因為我對達密恩感到

興趣。他靜靜的坐在沙發上，前面攤放着一本書，而他始終沒有翻動書頁。我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受，這孩子不過是拙劣地模倣別人罷了。如果說我們是聰敏的伶人，那麼上帝是最複雜的劇作家。

奧斯本太太開始說服我參加她的慈善籌募，我不得不接過一些票子。爲了安慰我，她表示如果我賣出一百或更多本的票子，我將可以得到一個幸運抽獎。達密恩一直坐在那裡瞪視看書面，時或抬起頭來對我們微笑。

奧斯本太太走出房間去拿票子時，我走到達密恩身旁拿起他正在看着的書，那是梅得爾敦的「被偷換成的小孩」。

「孩子，你多麼聰明啊！」我說：「你準備俵安東尼奧那樣翻譯它？或者你已經翻譯了？」

他只是用那張黑而柔滑的臉很可愛的對我笑，我對自己相當機智的措辭沒有被察覺感到些懊惱。把書本放回他手上——不能制止惡作劇地將它倒置過來——然後我離開房間朝花園走去。

我在走廊的地方停下來，靜靜繞回門邊去偷看達密恩。我以為並且等待他在那裡暴跳，或者將書本轉放成原來正確的方向。但他仍然坐在那個位置，拿着那本梅得爾敦甚且不懂得改正。不知何故，我感到自己的殘酷是沒有必要的。

他們住在蘇菲亞山，那是因附近一間女校的歐籍校長而命名的斜坡。這地區原本很高，現在已減低了；外面那些髒兮兮的小孩在馬路上奔跑尖叫，就靠在花園的牆邊幾個大垃圾箱當哨着——「可恨的忠誠」，我提醒自己，暗暗感到自己的聰明。

奧斯本太太是美國人，達密恩在她常稱的「聯邦共和國」裡跟隨了她將近十七年。她之所以回到星加坡來，據她說是因爲對這裡發生了感情，那是由於二十年前她的丈夫是這裡的特使之故。事實上她是在這裡找到了達密恩：找到他，給他取了這個名字並且養他直到今天。

在花園中她同我走來，把票子遞給我，在收據上簽了字後，我們走回屋裡。達密恩似乎仍用心地讀着第二百二十三頁，但奧斯本太太發覺了異樣並且很快的將它改正過來。當她知

道我已看眼裡，因尷尬而臉紅，而我真像一個懦夫般的洩露了自己所做的。

「達密恩，」她急忙說：「去騎馬啊，我有告訴過你嗎？她喜歡馬。他真的很注意。當我們看到他跟隨那些孩子到馬房裡去牽馬時，畢爾和我教他騎。他對這很興趣。」我一定讓她注意到我的神情，因為她臉上的窘紅很快的消失了，並且恢復了鎮靜和正常的樣子。

我離開時，達密恩走出來向我揮別，我很感動。他立在支附於牆邊遮覆着垃圾箱的九重葛叢邊，揮着手，直到我的車子轉了個彎。到今天我仍清楚的記得，他呆立着，手攀着花枝，一身乾淨整齊的樣子。暮色中，九重葛奇異地顯出一片陳舊的紫色，融在一團深褐色裡。

那以後我有很長的一段日子沒有見到他們。我只再一次到他們那裡，我想那時是去送還沒有賣出的票子。我沒有逗留很久，因為奧斯本太太顯然對我的不積極參與慈善籌募不太高興，在這情形下，我只有盡快禮貌與識相的離開。我看到達密恩只一陣子，他穿着由裁縫新製的衣服，我想他還認得我，因為他顯得更愉快地對我笑。

一直到另外一次，那次以後，我便再也沒有看到他們了。

生命似乎是很短促的。你可以用許多陳辭濫調去形容生命，但只有當你真正思慮到生命的真諦時，才感到這些陳腐了的話是正確的，不是嗎？譬如有關演員的隱喻——我們事實上就是演員，我是說我們都充塞在一個舞台上，每一個人盡其所能嘗試塑造一些印象讓觀眾留着，以更新的興味使彼此震驚，以除去舊的、沉悶的印象。但印象裡總有令人不快樂的事。我們都是因偶然而扮演某些角色的演員，不是憑自身的優點；而只要這超然、不容違犯的劇作家喜歡，它可以是病態和虐待狂的，我們只能得些暗示或根本不。然後再通過偶然，便結束了我們的角色。我們突然的再次被遺忘，直到我們取得另一個角色，或者我們就此消失了。我假定一個人長久只暗示某個意義，你當然知道我只是想到達密恩。

第一次夜裡我在他們的屋子，那是奧斯本太太邀請我們一些人到她那裡觀賞本地油畫家的一個小小的展覽。我很自然的在邀請之列，由於守時，沒有引起不滿的理由。有一段時間，我們像那些業餘獻身藝術的人那樣，興奮地聽着蕭邦的名曲，並且就溺於空洞的智性主義。達密恩只出來問候每個人，而後便失去了踪影。我感到些微悵惘，因為我喜歡他從不掩飾，也不帶責難地看着我們每個人的偽裝那微微空茫的臉。那無論如何是令人爽快的。

香醇的烈酒在我們的腦袋裡起了作用，而仍然悶熱的空氣和交談聲被頭頂上的風扇攪成一團混亂，就在這時，突然闖進一聲巨響。慌亂中，我們湧向門口，其中一個僕人正奔向奧斯本太太，歇斯底里的說着波印語，我聽不懂。

奧斯本太太對她的僕人說了些話，便恢復了鎮定轉向我們，她的聲音微微地顫抖：「各位先生女士，我很抱歉，外面發生了一場可怕的意外。一個乞丐在那裡徘徊，不幸被車撞倒。沒甚麼，我已經命令我的僕人叫救傷車和警察去了。現在沒事了，讓我們坐下來，平靜自己，繼續渡過這可愛的黃昏。」

模糊的意識中，我佩服這老女人，她陰郁的神色和素來的鎮靜。我為她感到慶幸，即使事件的嚴重性還不至侵擾我，至少我也被那聲突然的巨響所震驚。而這次更惡劣了，一個刺耳、尖銳的爆裂聲，打破了我愉快的情緒和奧斯本太太的平靜。

這回我們都湧向屋外的馬路。一羣小孩正圍着一個痛苦地嘶喊的人。夜晚的空氣使我輕微地顫抖，而蕭邦的樂曲仍圍繞着我，那些音符在我腦子裡不停地旋轉，我彷彿虛浮地蹣跚在無盡的梯級上。音樂脹滿了我的身體，那美麗動人的旋律迴盪在這裡那裡，向下、曲向側邊然後向上，一直盤旋向天空。

突然間這名字，達密恩、達密恩，有如一首詩在我腦海裡歌着。似乎有人歇斯底里、喘不過氣來似的哭着，是奧斯本太太吧。他一定是拿了她的槍。他一定是看到她經常藏在那裡。在我們的國家沒有特許而持有槍械，當然是不合法的，但這些移居國外的人却有他們自己的法律。

一切都在歇斯底里中，我向那血淋淋的、破碎的屍體投以最後一瞥，然後從人聲裡把他拖出來，拖到屋內。音樂仍在迴旋。血和肉自傷口上暴露出來，甚至骨骼的韌帶也圍裹不住。音樂一直在柔緩的波動中，向上、向上。我轉向達密恩時，它停止。

「妳為甚麼殺他？」

夜晚在不知不覺中來到室內。空氣雖仍窒悶，却已稀薄了。

「他死了，我殺了他。」語辭是緩慢、沉痛，和令人疑感的。空氣更稀薄了。令人難以確信的：「他死了，死了。我殺了他。」

「殺了他。」那聲音重覆。

奧斯本太太到底是個貴婦。貴婦們對於那些活得太久已沒有甚麼用處，或者被視為累贅的小猴子，加以弄死是不會感到不安的。我說過，人生的戲劇是無常的，即使最好的影片有時結局也令人感到意外。

關於達密恩，我的看法是對的。他只是扮演着一個白痴，而當他面臨乞丐這角色的時刻，他已無法再忠於他原來所扮演的。之後他却選擇了比我更聰明的做法，我到現在仍這樣認為。

我不能忘記邂逅達密恩的第一個晚上我觀賞的那場演出。那女人舞着，被一種力量拉曳，她無法自由自在，之後一個不能明瞭的人將那力量破除。我已經知道為甚麼在我記憶裡那兩個晚上始終聯繫在一起了。也只有在那兩個回憶的連繫裡，我獨自承担的極度痛苦的程度得以協調。

譯自 *The Sun In Her Eyes*

鄭英豪

回訪： 投宿或投荒之 逆旅

今夜的投宿，猶似

裸露在過去的木林中

一頭不復狂野的老猿

或忘名的舟子在狂流汹涌的渡口

青春在暗礁中沉滯

我借整片葱蘢爲髮

可憐在憂患中飄飄如懷愁的柳絮

喂我友，我是爲明日守疆的戍卒

昨日越籬的逃兵

整夜呼着愛的美號

——我還能在霧夜裏習慣地緘默？

而柔心在深淺的草叢間生長

你聽我心中歲月的巨響

却蟄伏一支末代的哀吟

他處也有潮騒，期待着

澎湃的日子浪漫地形成且幻滅

搖擺在感情高漲的水位上，我友

我還川遊在衆多渡口的泡沫之中

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三日

溫任平

分段詩二首

(一) 演講者

我對着播音筒大聲說話，沒有人聽得懂我的話。我決定改用手勢，在空中劃着絕望的呼呼的符號。但那些符號終於因沒獲得任何反應而一個個碎裂在講台上。我俯身循着電線去尋找碎裂的根源。我找到幾排靜坐的人，表情肅穆，偶像般注視着我。

這是事實：我的聽眾觀眾聾兼且啞。

(二) 道具

這幅田園山水應該加些色調，要綠些，要鮮活些，農人的笑要愉快些。我用「〇」漆鬆了又鬆，

只是農夫的笑在愈抹愈厚的顏彩下有一種沉沉欲墜的苦澀。我不知道怎麼辦，這件差使辦不好老板要炒魷魚的。

終於我突破了自己權充那個歡樂的農夫，我一動也不敢動地站在那兒，拿着鋤頭，作狀墾地。我必須扮演好這個角色。我把漆的觸鼻氣味當作泥香，而泥香是多麼接近熱騰騰的飯香呵。我臉上的笑相信是愉快的那種罷。

(三) 漫畫

我的男孩翰怡與女孩亦嫻搶看一本漫畫冊子，吵得天翻地覆。我走前去俯首看他們看的是甚麼。我看到漫畫圖片首先出現的是還未蓄鬚的自己，然後是別着銅鈕扣的中學生時代的自己，然後是白衣黑褲尚未戴鏡片的自己，然後是幼稚園一角用鉛筆畫了一個圓圈又一個圓圈的自己，然後……然後我再也看不到自己了，我看到我的女孩啣着橡膠奶嘴側着頭對我親切地笑。

(七八年八月廿九日稿於金寶)

許是

致愛詩簡

等待是一種燃燒

午夜時我知道

你的粧鏡為一座島嶼祈禱

足掌只有水溫

泥濘隨航程結束

而睜眼睡眠是一種傷痛

夜深時我聽見

海浪衝斷日子的界碑

隱花植物把不快樂濃縮為

明日：風塵

從灰燼中走向預言的水草

月光迅速！我仍來得及閱讀

鐘擺倒塌露水深處

笑靨，漫向

岸隄的藍圖——

滿紙夕照和夜影的旋轉——

晨曦的氣味依舊

屬於牆上的端莊山水：

一小舟，一江秋意

垂釣者漁罷想着

雁過的天空，餐桌的繁榮

在曖昧的光亮裏清醒

日蝕的經驗一定也使妳想起

環飾愛情圖騰的橄欖枝葉

如何將影子盼望成溫暖的

燈

細心地浮雕

我們

初識的

驚喜

七八年九月

冷燕秋

靈魂之死

停駐行政樓的遊覽車

一乘又一乘 如常

我在細數魚貫而下的鄉音們
最後一批竟前仆後俯

我知媽媽已離開了閩王府

逃避惡毒的太陽群

有人走入涼亭 垂楊 或烏雲

導遊已開啓說書者懸河之口

有時慷慨激昂，有時神彩飛揚
猶未發現創校人已墮成半身銅像

聽說生聚龍牙門的夾豆

豆箕在釜下燃燒

豆仁在釜中噉啣

導遊尙不知被煮的已追隨三呂大夫

雖會再來明年的五月初五

放舟已無湖

有云用麵包換取了子民的自由

大審判官尙縛基督階下囚

主啊，巴比爾塔已遭十一個太陽燒爛

怎不給遊客們一個后羿，一個魯班

遊客們趕上迴程路時

渡河恐已無岸

七八年七月初

詩中用典雖嫌多，其中心思想則爲：靈魂亦會毀滅。人死後，靈魂尙可懲惡；但待靈魂亦死亡時，人間就爲所欲爲了。【作者附言】

燈魘

放逐出去的光，還原成爲一盞燈。

（他在孤清幽冷的暗夜中走着，脚步聲單調敲着濕潤的地面；他走着，只有一個原由，他要
走回最初那盞燈的地方……）

無法測知時間的長度，這麼多個日子串聯起來，環在頸上的滋味，宛如一條蛇在嚙咬着他；
一經觸及，血便汨汨溢出……

（前面竟有燈光在招喚，他戰戰兢兢，行來……）

一剎間在沼潭上吼出千萬卷棉絮，在燈誘惑的亮光中，他用幼小的赤膊構築一架架青溼溼的
機器，除了汗水和唯一的青春外，他只是白白的一個人。

（燈光忽然熄滅，他在黑暗中蛻變、成熟……）

他與衆人學習嗅聞草的滋味，學習如何劃分土地的版圖，天天困在綠色中，那兩年，讀書學
字，漸漸也知曉如何用一管槍去射殺一隻在瞳孔中的大象。

（後來，後來他從黯中回來時，不再記憶太陽或月亮。）

他無從解釋自己的虛空，用自己乾淨的雙手遮起視線外的一切。他婆婆當初從老遠的家趕來爲他送行，給他十塊賞路費；四年來，他回復舊有的一切，呆在家中，婆婆已經渡過陽關河，無從報答她她也無從來安慰他。日子一步一步走遠了。

（他不敢再去面對隔了兩年多的熟悉臉孔，不敢再去面對那千盞萬盞燈。）

每個人都熱情他回來，唯有他知道，生活在他腦中的深切意義，他把學的字寫在紙上，把自己的感情曳瀉，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只是個孤獨，工作上班下班的人。

（十年來，從六八到七八，流浪在外，他仍無法寫好他的名字。）

回到最初那盞燈，他的臉是一片空白，面鏡時無法照見五官……

一盞燈，是否能收回奔前的光？

一九七八年七月廿二日初稿

手冊

我已無語。

喉嚨失去聲音的刺痛，在深沉的感情湖內流動，一股欲衝破石壳的熱流在翻滾着。但我依然需要將瓶蓋緊緊的壓住。我倒可以想像，瓶倒水湧的情況。然而，是理智的分析在抑壓？還是欲到末流的激動，已無法鼓湧起任何大洪水？感情原是一池湖水，為四周的泥牆牢牢的守護。偶而一落葉，一小石能激起小小的漣漪，過後，漪散湖平，我們只有再等待另一次小小的投石動作。

也許，我根本就錯了。或者……但，終究這時日，我的確已在香花中深嗅到蒂落的濃味。走過沼澤的池邊，凝成薄薄堅硬的皮壳的地面，在我腳印下破裂，黑軟的泥又在鬼叫，我不想聽此種聲音，尤其是有人在我面前這塊泥漿上走過時，那不舒服的感覺能使我失眠一夜。或者，我該學習關閉耳朵的功夫，讓那些聲音在耳邊雷鳴？我的確應該養成好睡的習慣。否則，我如何再去應付那吱吱的泥叫聲，落葉的聲音雖是那麼不悅耳，但是，那畢竟是短小的一叫。而那泥聲，却是那麼一大片，聲音深長。

也許，移植一些花香，可以彌蓋住這一大片的泥濘？

而我却深慮過，花香畢竟是屬於空氣的。我深怕有人去蹂躪花香底下那一大片的泥濘，那吱吱的聲音又會再度響遍四方。即使我們在泥濘外豎立告示：請勿走進此花香地，還是會有那麼一天，一個不管三七廿一的人，又再度掀起花香底下那一塊泥濘，那時，我會有甚麼反應？

所以，我無言。

並於此深夜，笑錄心聲。

林山樓

夕陽之旅

上帝說天堂在天上。

他的瞳把張着口抗議風塵的破鞋轉換爲漸近漸高的教堂：上帝？天堂？藍色的天，不亮的日；

面目模糊的日；

他把一臉茫然垂下：張開口的破鞋；地獄？天堂？上帝？他疾回首：幾十隻瞳懸幾十種驚詫；十字架在一株老樹上苦苦撐舉慘色的日。荒謬的存在！幾十種驚詫解驚詫成一種木然目他身向前猛傾巴士駭然而止；

十字架，

荒謬的存在，

在一切秩序裏變奏滑稽；

將緊抓住存在的支於前椅背上之右掌收回，他調整坐姿，右手臂不經意觸碰着身旁女人的左手臂；兩中年婦女緊緊張張擠過人牆沿階梯步下巴士一少女以手提袋護乳房沿階梯步上巴

士；鈴聲奏起巴士的嘶喊；味臭的煙迅速灰灰矇矓後退的風景。他屏息，察覺自己如同始終闖不出夾道兩山建築物的熱風。

現在你已經完全自由了

我父親的確已經對我完全死心

過去真的是一種複雜的東西

墮落不屬於人的天性

但在現實裏，人必須成爲自己的鏡子

我很清楚自己的面目

他抬眼；絲毫不減午時藍意的天原炎熱他的冥想：今天的夕陽會不會圓紅如血？他凝視不亮的日，努力構想黃昏後夕陽圓圓紅紅的樣子。

那種情景一定會令你有所感觸

我見過海報上的夕陽

抽空去海邊看看有生命的夕陽

太陽下去明早依舊爬上來

這是小時候我們唱過的一首兒歌

我能一字不誤的唱完整首

那只是一首兒歌

它是一首歌

一首遙遠的歌

海在很遠很遠的前方。他急躁的擺動不耐煩；身旁女人霍然向外挪移身體；他停止身體的擺動；身旁女人的蓬蓬黑髮髮指一男人穿褲子的私處；他的臉繁生曖昧笑意，女人有所覺的怒目瞪瞪；他慌忙尷尬的移視窗外。

後退的風景：

不動的風景：巴士站；漠然的人

後退的風景：巴士站；被植的生命

不動的風景：巴士站；悲哀的生命

後退的風景：麻木是必須的？勇敢只是顯微鏡下的夢，恒屬太陽和月亮的宗教熱忱

不動的風景：

後退的風景：

不動的風景：巴士站！不一樣的空閒，一樣的站立

後退的風景：像我像你哥哥和弟弟一樣做批發生意有什麼不好

不動的風景：父親不知道我不屬於貿易這一行

後退的風景：你決定一生替人做工

不動的風景：父親不了解我只是想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後退的風景：未當兵時還可以原諒你小、不懂事；出兵了，怎麼還不會想

不動的風景：我還年輕我還有時間去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後退的風景：什麼不好做爲什麼偏偏要去當警察

不動的風景：父親不了解我必須有一份工作來鞏固自己的信念

後退的風景：輝煌，我還記得中學時你對警察的嘲弄

不動的風景：那時我很年輕

後退的風景：爲什麼去賭

不動的風景：因爲絕望，更因爲希望

後退的風景：我們都一樣嗎

不動的風景：明耀，我永遠都會記得自己怎樣勸你戒賭

後退的風景：愛情也是一種籌碼

不動的風景：愛情的確不可思議

後退的風景：伊對你的賭博有什麼反應

不動的風景：伊一直都是微妙的女人

後退的風景：賭博一直都是世上最微妙的遊戲

不動的風景：我們一直都是在自己賭

後退的風景：沒有人能預知輸或贏

不動的風景：巴士站

後退的風景：爲什麼突然想去看夕陽

不動的風景：我已經看過海報上的夕陽

後退的風景：

不動的風景：巴士站；漠然的人；

海依舊在不可見及的前方。他極目車廂，始終無法找到與他同車前往海邊的明耀。搭客擁擠的車廂充滿奇怪的氣氛，斷斷續續而無向擺盪着的軀體像株腐朽的柱，顯露出可能隨時倒斃的危機。他凝視禁止吸煙的告示，開始因惱自己的處境。

爲什麼一定要去海邊

那裏有最完整的夕陽

夕陽只有一個

你錯了；夕陽只有一種

他想起明耀興奮的笑。公園旁的蒼白街燈照亮明耀的神采；他輕易的察覺到明耀是處於興奮的狀態中。那種興奮對他並不陌生，每次談到夕陽，明耀總似聖徒。

所謂美麗，對夕陽是一種褻瀆的形容

夕陽確實令人產生美麗的感覺

那是人類最低層次的感覺；在海邊，你必定會發現到夕陽的立體存在和生命

明耀會不會是故作玄虛？他因惱的猛舉右掌拍擊後腦；他身旁的女人突然避難般地立起且尖喊「停車停車」；他愕然不解；急促的車鈴聲響中巴士發出刺耳的煞車聲；剪票員憤然衝至他面前：「你幹什麼？」

「我？」他甚感驚惶；

「你非禮她？」

「你講話小心點，」他終然回答；

「你沒非禮她她鬼叫什麼？」

「她瘋了！」

「火氣大就去後尾巷解決，那裏沒人會拆你的骨。」

剪票員悻悻然走向前段車廂；巴士吼然開行；深濃的被辱感覺令他決定去找剪票員論理；他堅決的立起身，一支突然伸出的手掌却強使他不自主的跌回座椅；他憤怒的快速仰望

「算了。」明耀邊坐下邊說；

「算了？」

「不要懷疑自己。」

「但誤會已經發生……………」

「爲什麼要懷疑自己？」

「上車後怎麼看不到你？」

「我一直都在你附近。」

「我一直看不到你！」

「你看到什麼？」

「……………」

「你看到什麼？」

「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你！」

「……………」

「這裏的一切好像突然奇怪起來……………」

「奇怪？」

「譬如我一直都看不到你，而你却說你一直都在我附近！」

「事實的確是這樣。」

「……………」

「還記得我們要去哪裏做什麼嗎？」

「當然記得！」

各種噪聲中斷他們的談話；巴士徐徐停止於繁忙的街口前，上車與下車的人們造成一陣擾亂；疲倦如風突起，陰暗了他的感覺。車廂呈現霉狀。交通燈亮着黯然的紅。輪胎劇烈摩擦路面以及金屬互相碰擊的巨響炸破悶意。車廂亂哄；探望的紛紛軀體與雜亂的交談聲快速堆疊成一道厚高的牆。他努力壓抑，終於決定逃避；

「下車吧！」

「從這裏走去海邊？」

「我沒走過；不會很遠吧！」

「當然能走得。」

他們走向出口處。經過一陣爭執，巴士司機怒然答應開啓車門。他們在咻咻作響的氣壓聲中步下巴士階梯，然後快速走過因車禍而交通阻塞的街口；

「我們犯了過馬路的條規。」

「人類該有不被律條僵化的信心和勇氣。」

「你的說法對法紀是一種藐視。」

「我的說法只證明我是活着的人。」

他很不滿明耀的回答；突響的車笛聲分開了他們。他在行人窄道上回首望，明耀尷尬的站立於兩輛互相僵峙着的汽車間。他保持回首的姿態，察覺自己莫名的有些快意；天色轉陰，報暮的風吹送來一些涼意；他看着明耀小心而又匆忙的神情，歉意莫名的滋長；

「下班時候總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只有這條路可通往海邊。」

車禍的現場圍繞着衆多漠然的人；救傷車尖銳急促的訊號遠遠傳來；他艱辛地在人羣中穿走，不明白明耀何以能悠然吹着口哨；

他輕鬆面對這樣的環境？

血在他腦中流竄；更多聚集的圍觀的人使他前進的動作愈形粗暴；他漸漸聽不到明耀的口哨聲，被他推擠開的人們的不滿與怒罵加速他逃避的願望。他無法想像在他背後的明耀的心情

。走出人羣，他駐足回首；明耀的臉色異常蒼白，口哨聲隱約；

「怎麼啦？」

「沒什麼。」

「臉色很蒼白！」

「這種事每天都在馬路上發生。」

「……………」

「無聊的事！」

「……………」

「你怎麼啦？」

「真的沒事？」

「也許是因為昨晚太遲睡；快些走吧。」

明耀邊行邊繼續吹着口哨。他疑惑的繼續前行。明耀的口哨越吹越糟，時斷時續的口哨聲極似哮喘病患者的呻吟；他努力傾聽，終於聽出那旋律是「青春舞曲」；

「這不是一首遙遠的歌嗎？」

明耀似乎什麼都沒聽到；口哨聲在風裏飄浮，清冷且空洞。他無趣的亂望，漸漸黃昏的天原已有霞意，逃離車禍地帶的車輛快速的駛向前方。還要走多久才到海邊？他很想藉此打開話題，明耀的口哨聲却似一座高山，佈滿攀登的冷意。鳥羣嘈雜的飛掠過他們的上空，他的視線被漸成黑點的鳥羣拉遠。

阿業乖，叫二伯

大弟的老婆的聲音充滿幸福

伊成爲母親後的聲音是不是也一樣充滿幸福

我們幾時結婚

尖銳的車笛聲自背後急急襲來；他覺得自己被強力擠跳向高出路面的行人道；一輛載滿建築工人的貨車挪揄般越過他們；

「今天我們好像都心不在焉！」

「我會比你好一點吧！」

「至少你還有心情吹口哨。」

「我吹得很糟……」

「很奇怪你忽然吹起青春舞曲。」

「別亂想，我只是想起夕陽。」

「那又有什麼關係？」

「好慘有，又好慘沒有；我自己也不大清楚。」

他們在行人過路通道旁停下，等候准許行人過路的訊號燈亮起。疾馳的車輛不規則切割着某立於另一端過路通道旁的張張面孔。他悸想起血的流動，察覺自己一直都沒擺脫車禍現場的恐懼與逃避心理。准許行人過路的訊號燈亮起，景物炸然的混亂着，一股急巨的壓力自周圍襲向他；明耀的背影形成一種慰藉，閃爍在他不可觸及的前方；

從同學到現在，十年了！

他快步向前走。建築物投影在明耀的臉上。他隱約看到明耀的唇角牽動着一片黑影。他走近時發現明耀的笑容燦燦；

「你走來時的樣子很無可奈何，」

「他媽的我們的腳已經漸漸不屬於自己的了，」

明耀微笑的轉身前行。他不明白明耀因能在一剎那間開朗起來。雲彩的顏色更加繽紛，向暮的風景漾現美麗的傷感。他們向右拐入通向海邊的柏油路，兩旁的屋宇整齊的延展暮意。他聽到海浪特有的聲韻在謐靜中有序地宏亮；總算走到了！他微側望明耀，立刻驚覺自己的興奮是無謂的天真。明耀的臉色很像木板，可窺見的淺淺皺紋摺疊着明亮的茫然。他在曖昧的時空中行走；歲月悄悄回流，明耀穿着雪白的校服，說着：

在小六的時候，我就知道錢的偉大！

偉大的錢！他傷感的越過橫躺着的柏油路，想起伊問他何時結婚的神情。伊也許永遠都無法瞭解我為何選擇自我流放。乾燥的草地亂然傳聲，他眺望遼闊的天原與遙遠的海，明耀的聲

音炸然熱熱地流來：

「還記得高一那年考完試後的心情嗎？」

「……………」

「我們都不想回家，最後決定來這裏。」

「不是這裏，」他微轉身，以右中指指向柏油路；「是那裏！」

「我知道，」明耀的臉顫動着突然的興奮；「我的意思是說那時我們決定去看海。」

「現在我們脚下所踏的草地就是那年我們所觀看的海！」

「十年了！」

明耀的聲調汨汨流出傷感；憑弔的氣氛使他驚詫明耀竟也接受着舊事的陰影。兩旁不遠處的高聳粗屋塑起記憶；明耀慢慢向海走去的背影遞增他陰涼的感覺。

辭職後作什麼打算

作我自己

如果賣畫賣字能維持得了生活就好

我已經作好心理準備

準備怎樣去面對你父母和伊

世上本來就沒有所謂純情

希望你會快樂

在遙遠的記憶和不清晰的浪聲中移步，他隱隱察覺自己在同情明耀的同時也同情着自己。二十八歲了！他狠力踢起一個啤酒鐵罐，決意擺脫夢魘般的存在感。一株小樹遮蔽了明耀的背影，他快步向海走去；

「爲什麼時常來海邊？」

「……………」

「爲了看夕陽？」

「不完全是。」

明耀的臉上閃現異常的神彩。晚霞的天空非常古意；他極目尋找，却始終看不到夕陽；

「夕陽呢？」
只有風回答他的疑問；繼續向海走去的明耀加深他的懷疑：夕陽一定會出現在黃昏的海天間嗎？

「我們不是來找夕陽的。」

他愕然注視明耀：從海洋吹來的風翻飛着明耀的黑髮。他無法看清明耀的神色；

「找個地方坐吧。」

他們在與沙灘連接的草地上坐下；海浪宏壯的傳播着鏗鏘的聲音；

「六點多了！」

「……………」

「怎麼看不到夕陽？」

「……………」

「你在想什麼？」

「我失業已經三年……………」

「你是自己辭職不幹的！」

「那又有什麼分別！」

「你那樣說是不公平的！」

「……………」

「對不起。」

「你並沒有說錯。」

「……………」

「其實你已經知道何謂夕陽。」

「海報上的夕陽的確一點也不真實！」

「世界上本來就只有一種夕陽。」

「但我還沒看過真正的夕陽！」

「我們有什麼不同呢？」

他愕然不知如何回答，彷彿有物體飛快地閃爍而過；他驚訝地尋找，只發現遙遙遠遠的海面上，幾艘停泊着的輪船煙囪冒着輕飄飄的煙；在更遙更遠的藍茫茫中，島嶼朦朧着，寂靜着。他收回視線，意識自己和明耀都是不受歡迎的走索者，在沒有掌聲的喧嘩中默默迎接腳下繩索的晝夜；

「職業是我們唯一的分別！」

「我們都在賭自己。」

「因為絕望……」

「更因為希望……」

「但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也許我們都是白痴。」

「……」

「沒有人能夠澈底瞭解別人。」

「我已經把煙戒掉了。」

「昨晚我寫了生平第一面商業招牌。」

「你自己的那種字體？」

「當然。」

他感覺明耀的話裏有一些光亮物體在黑暗的背景中旋轉。這是生命的轉捩風景嗎？他凝然，輪船與島嶼在晦澀的水平線上堅持自己的輪廓；明耀低緩的吹起口哨。重重的暮色凶猛地陰暗明耀的神情，不悅耳的口哨聲在海浪和風聲間掙扎；

「你會說這是一首遙遠的歌！」

「你不認為？」

「很喜歡這首歌？」

「這首歌很溫暖。」

（明耀穿着雪白的校服……）

「這首歌真的很溫暖。」

由遠而近的海浪聲勢令他們自然中斷對談。海浪似在醞釀一次漲潮；風聲大且冷，夜意初現的沙灘只剩下他們二人面海坐着。明耀點燃起一根香煙，他想起來海邊的目的；

「可惜看不到夕陽！」

「覺得失望？」

「現在快七點了！」

「黃昏還沒完全完盡。」

「但夕陽不會出現了！」

「它一直都存在着。」

明耀吸入、呼出一口濃煙，煙霧迅速朦朧了明耀的整張臉。煙霧的經過！不完全花的形象架構他的思索。煙霧淡去，海浪翻滾着無邊暗色，一顆明亮的星高懸天原。他凝視不斷滾動的海浪，隱約聽到歌聲：

啊……

太陽下去明早依舊爬上來

花兒謝了明年還是一樣的開

啊……

可愛的人兒不要失望

可愛的人兒不要悲哀

青春在人間永遠存在

任何的力量不能毀壞

啊……

他仔細聆聽，終於肯定歌聲不是幻覺。他猜想歌聲是從柏油路旁的屋宇傳來；

「你聽到歌聲嗎？」

「歌聲？」

「『青春舞曲』。」

「遙遠的歌？」

「嗯。」

明耀傾聽片刻，然後無語的把煙蒂按熄在沙灘上，起身走過沙灘，彎下身用雙手掬取海水洗臉。海浪快速地捲走明耀印在沙灘上的脚印，他看到浪花不斷濺濕明耀的褲管；

「該吃晚飯了。」

「那首歌還在唱着。」

「我們已經渡過了黃昏。」

● 一九七八二月初稿於西嶺

● 一九七八八月十日修於大成巷

小黑

人鼠

豐收超級市場的玻璃大門口這幾天又換上一座牌樓。本來的牌樓是秋季大贈送的。現在已經是冬季。雖然冬季不在這裏。冬季大贈送還是要推出去的。連日來，豐收門口麇集了駐足圍觀廣告畫的人。牌樓上的廣告畫原來是可以畫好才安裝上去的，但是豐收有他的招徠術，一定要畫師爬上樓梯去一抹一抹地塗以收意外的宣傳效果。廣告畫師是個年輕的小伙子，數日來爬上爬下，冬天便漸漸開始呈現在衆人的眼前。也不是冬天的却突然下雪了。棉絮般的雪花從牌樓上一波一波地滾將下來，耀眼又刺人。吵吵鬧鬧的鈴聲響起，原來是聖誕老人花白了一把鬍子還童心未泯穿戴一身的火紅趕着八隻鹿兒坐在雪橇上趕來了。牌樓下衆人皆不約而同讚嘆不已。天寶多的是閒空的時間，常帶複雜的心情佇立牌樓下觀望。牌樓並不算很高，只是天寶的人本來瘦小，仰首望了一陣子即感覺眼酸頸子疼軟。

十四的黃昏，月亮像張透明幽藍的紙貼在東邊的天空。天寶的媽媽打點好兩件衣服，即走出霉晦陰暗的雜貨舖，朝太清齋堂出發。二十年如一日，欲墜的殘陽異樣的燦爛。天寶轉一個身媽媽漸行漸遠漸小的髮髻已漸漸淹沒於煩囂洶湧的人潮。媽媽臨行前還頻頻回首，天寶只見她老人家顫抖着嘴唇噙噙然似乎還企圖要交代些什麼話。天寶微微地點了幾下頭，他

媽媽這才轉回頭放心而去。天寶一點也聽不到媽媽的叮嚀，不過他明白媽媽究竟要吩咐什麼。還不是那些老鼠。媽媽就是這樣，年歲加了一把，執拗亦更深一層。

這時候是一天裏最涼爽的時間。廣告畫還沒有真正畫好，總是有幾處要做最後的修飾。天寶再一次抬頭看，驀然間老人的車就要壓將下來了。有兩個工人正在裝燈泡，今夜大概就可以大放光明。不知道到時候將有多麼美麗？

豐收的售員停了又歇又停重覆她甜蜜誘人的聲音……

Selamat petang tuan-tuan dan puan-puan. Selamat datang ke Supermarket Lumayan. Sekali lagi kami akan mengadakan peraduan tekateki yang sangat senang dan mudah dimenangi. Hadiah-hadiah seperti motosikal Honda CB100, peti sejuk kelainator dan banyak lagi hadiah yang menarik mesti di menangi. Tuan-tuan dan puan-puan, janganlah lupa serai peraduan ini……

（音樂過門）笛子吹奏起花好月圓。人來人去。人開始從四方八面冒出來。他們從巴剎那邊熙熙攘攘地走過來，跨上鴻業雜貨店的走廊即躡進豐收超級市場。豐收有中央系統冷氣設備，就是天寶站的地方也可以感受到拂面的冷氣沁人心脾。

阿寶。春花突然尖起嗓子呼喚慢慢地陷入人群間的天寶。

天寶回過頭望，一時間竟然看不見春花在那裏。原來春花是站在鴻業雜貨店的黑暗中。人家要買東西啦。春花說。天天站在那裏看人家賺錢分你哦？圍觀廣告牌樓的人群即笑了起來。

嘿嘿，阿寶你這查某真厲害呀。買東西的中年人打趣道。

豬尾兄，你說我難道不對嗎？生意一天比一天難做。人家本錢大，一個罐頭可以少賣一元八角，我們就是想照成本賣，都比不上呀。還天天不知道擔心站在人家門口納冷氣。哼！這個年頭，生意難做也是真的，妳罵他也沒用呀。

他還讓我罵哦？哼，有！春花摸摸索索地又要找尋什麼。

Supermarket 的東西雖然便宜生意好，不過你們做雜貨店的也還是有生意做呀。妳看我這個窮人家還不是依舊拿這本破簿子來向你們賒賬拿貨了嗎？豬尾說。

話雖然是這麼說，春花看見人家的生意越做越興盛心裏就不舒爽啦。天寶看看春花已經不見了踪影，輕輕的說。又擠眼又拉嘴皮。沒有用的女人。

猪尾離開不久，天空突然陰黯了。黑暗常常來得這樣令人失措。天寶坐在櫃檯內呆呆看着走過的人群，突然感覺空虛無主。外面是個花花綠綠又充滿競爭的世界。鴻業雜貨店是呆板的，它慢慢地開始被淘汰了。天寶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和天寶一樣，鴻業雜貨店是天寶的爸爸一脈單傳的一爿小店舖，孤獨寂寞地睜眼看偌大的一座世界在眼前動盪。尤其是豐收超級市場在三年前開始在鴻業的右手邊熱鬧起來，更襯托出鴻業的單薄。鴻業更像一個犯錯的孩子，楞楞立在豐收這大人旁。天寶凝視地上一格一的米箱，彷彿爸爸就佝偻着背在那裏糶米。那段歲月已經過去，是絕不會回來了。消息傳來時，天寶只有十三歲。那個早上，他爸爸依照往常趕着送貨給人家。天寶正在店裏幫忙秤鹽包咖啡粉。他和媽媽丟下秤錘立刻趕到現場，爸爸的頭顱已經飛掉一邊。紅白的腦漿黏貼在殘餘的灰髮上混雜着又黃又白破碎了的雞蛋，鮮艷奪目，竟然好看之極。

鴻業右手邊只隔一條小巷就是巴利。箱籠筐籃亦方亦圓亦長亦短亦高朝鴻業身畔硬擠。小小的巷都膨脹了。人從小巷走來，總得撥開木箱竹筐才走得進鴻業。

春花在這面許久都沒有走來。她背着天寶正蹲踞在地上起爐火。天寶躡足走到她背後想要嚇她，但是春花却機敏地回眸一笑。

怎麼，媽媽不在，妳又要大開殺戒了？天寶一手扶柱子一手叉腰。

是又怎樣？要等老鼠把你吃掉才抓麼？春花白了他一眼，你的興趣還不是愈來愈濃？也是亦帶壞的嘛！天寶笑嘻嘻地說。

春花抓了一把炭屑放在小火爐中，淋了幾滴水。木炭屑在火柴的引導下開始燃放一陣嗆人鼻息的黑烟。春花拿着一把葵扇不緩不急地煽，黑煙燒盡，炭屑即開始紅紅地燃燒。春花蹲着腰姿常常移動她的姿勢。天寶瞄了一眼，隨着爐火旺盛，心也抖動了，眼眸裏禁不住有異樣的光采。他蹲下來，橫瞄了春花一眼。春花眼中也充滿了興奮。她的臉本來就圓，熱烈的爐火烘得她更紅潤了。她是興奮的。一個月只興奮一次。天寶的眼光竟然邪了。他的手不期然即在春花滾圓的臀上撫摸。熱辣的情慾好似要藉此傳遞過去。春花啞了他一口：

等晚上不可以嗎？

我肚子餓了。天寶邪淫淫的笑。

外面人這樣多，你找死呀。

魷魚在火中只烤得一陣便有濃烈的香味充溢室內。天寶撕下一根鬚放在口中咀嚼。不要說是老鼠，就是人也要吞下舌頭。

春花從隱蔽的角落將幾個老鼠籠提出來安置地上。她是刻意要置老鼠於死地的。

這班老鼠，哼！春花弄好餌，得意地笑。

她小心翼翼地將老鼠籠的門打開，然後把一片魷魚鉤上勾子。反覆再三，春花終於將幾個老鼠籠陷阱設計妥當。

小巷裏的木箱越堆越多，老鼠即從四面八方竄進鴻業雜貨店。天寶的媽媽却不允許他們捕捉。她老人家是壬子年出生的，屬鼠，所以忌諱人家捕殺老鼠。尤其是天寶的爸爸去世以後，她即天天唸經吃齋，轉眼間鴻業雜貨店竟成老鼠的安樂窩。

你不捉，就不要上床來！春花好幾次厭惡地提醒天寶。

二十年相依爲命，天寶是媽媽身上一個痛割也割不開的。但是又禁不住誘惑。

春花嫁過來的第一個晚上，是在兩年前。好好的一个初夜竟然教老鼠咬破了。白天裏坐車又斟茶又行禮又宴客又是身上穿着一套兩層的白婚紗頭又單一叢白紗巾白玫瑰又盪了一天的尿不能疴。吵吵鬧鬧到深夜，什麼豬狗朋友姑姨舅姑都回家了，才真正歇下來和見面不過十來次的天寶排排坐平平輪一起。熄燈以後，街上還有燈光探射進房。天寶是顫抖的。他不知道要怎樣探索。根本不知要怎樣開始。待有點頭緒出現，春花昏昏昏迷遺失自己的刹那，髒污的天花板上突然吱吱喳喳的傳來老鼠咬尾巴的聲音。那陣聲音就像湯匙劃過碗底般刺耳，春花情不自禁的摟緊天寶，慾望也因此煙消灰滅。

老鼠妳也害怕嗎？天寶放肆地笑。

爲什麼會有老鼠？

雜貨店，沒有老鼠還有什麼呢？天寶漫不經心地答。春花一把他的毛手毛腳撥開了。一定是你沒有捉，牠們才這樣猖狂。

天寶似乎沒有聽到春花的埋怨。還企圖重燃一個夜。

明天你去買幾個籠回來，我一定要捉幾隻殺牠們的威風。

明天？不可以不可以

爲什麼？

天寶也沒有解釋。

天色暗將下來，路燈亮了。天寶又再規律地將擺置地上籃籃筐筐的大葱小葱蝦米鹹魚等雜物推回店堂。辭掉狗仔以後，天寶兼做開門關門打雜的工作。他將板牆一扇一的開好，又在門檻上古老地插上五根圓柱。人家都裝鐵門，輕輕一推即開起。鴻業依然是兩扇木門。就是頭頂上的招牌，還不是殘留着天寶的爸爸日治時期不得已胡亂塗上的日文 **ホニギヤ**

。斑駁的紅聯紙都結蜘蛛網了。天寶提起過朋友建議換上一個鐵招牌，又耐用又討個好兆頭，却給媽媽一口否決了：

老招牌才是好招牌。你知不知道，順發的招牌一換，不出半年家裏就死了兩人，生意也像漏糞瀉個不停？哼！招牌的事可是輕易動得的麼？你不聽那狐狸的話才好！

天寶討圖拴好兩扇木門，許是近日天陰雨濕，門依依呀呀地鬧了一陣子後終於將門檻外複雜的行人隔絕。

黑夜的閣樓變得悶熱異常。從樓上望下去，街道上的行人既畸形又亂糟糟。鴻業面前的街本來很窄狹，原也沒想到會繁榮至此的。因此突然熱鬧重要以後即天天塞車。巴利上川行南北各大都市的大囉厘佔去了街道猶自慢條斯理地起卸貨物。偶然聽見一兩聲尖銳的汽車喇叭，却是司機們在彼此打招呼。沿街密密麻麻地賣炒粿條叻沙福建麵廣東河粉千奇百怪的零食攤子却又要將囉厘趕出去這條繁忙的街。整條街就像一條褲子，有一天人長高大了再要穿進去，塞擠得不能再喘氣了。繁複鼎沸的噪音刺激春花埋伏已久的情慾。一個月只得一次。就在捕殺老鼠的夜晚，鬱悶在剎那間發洩無遺。媽媽不給殺，我偏要殺。興奮源源不絕地湧現。殺老鼠。你不敢就不用上床來。殺不殺？殺！春花又嘶又啞，直痛入天寶心脾。殺老鼠。如果你聽我的話，生意早不會敗壞到這地步了。媽媽不在，你就是皇后了。殺不殺還不是

由冰。從歡悅的巔峯掉落，又空虛又疲累，春花在眨眼間即帶着甜蜜滿意入眠。街燈將窗格子投影在春花細白的臀上，恍惚間竟似一條蟒蛇盤曲在那裏。

次日醒轉，天高氣爽，正是十五明媚的好天氣。春花猶自蜷縮在床的一角落。那女人赤裸的大腿顯露在猩紅的紗籠外，映着黃橙的燈光地，幽幽散發肉體的誘惑。

這時候天還沒有亮。麗的呼聲剛剛在樓下唱完第一支歌曲。天寶在床上仔細聆聽，當然是聽不到樓下媽媽的木屐踢躑聲。媽媽是真的走了。

麗的呼聲依然像個多嘴的女人。媽媽尤其喜歡它的話劇。時間一到便叭在桌子上對着那個四四方方的箱子出神。似乎裏面真的有一個悲慘的家庭。

整天哭哭啼啼，生意都給哭走了。天寶不敢頂撞媽媽，只有在心裏埋怨。尤其是當他站在陰霉的店裏向外面明亮的陽光探望，豐收超級市場的大門口照來攘往的人擠得他心口都要炸了。春花還以為他舒服呢。

籠子中果然有一隻走投無路的老鼠。牠身長一尺，長長一截尾巴拖在籠外。孤獨的老鼠既慄悍又略顯驚慌。天寶蹲下來和牠瞪眼睛，牠也狠狠地瞪天寶。在微弱的燈光裏，一對黑眼睛黑亮地噴射異樣邪惡的光芒。天寶喜不自禁，用脚一蹴，籠子滑出去，老鼠的方向却不轉，依然瞪着他。天寶興奮的呼嘯一聲，即踩着輕快的碎步跑上樓梯。樓梯已經敗壞不堪，而且沒有光綫照射進來，灰灰暗暗。天寶但覺腳板底下墊着個什麼。彎腰拾起來看，却是一個汕頭魷魚。

嘿，老鼠捉到了。魷魚的觸鬚在春花的鼻端下逗弄，春花馬上一古腦兒入坐起。

天寶在床上倒下。他的手比了一個誇張的姿勢：

這樣大隻。

是不是？我早對你說，老鼠一定很大隻的。春花這女人從昨天晚上開始和天寶一起設備下老鼠的陷阱以後，即興奮莫名不能自己。她對老鼠原有的莫大氣憤，一夜間即顯露無遺。

沒有我呀，鴻業早就完蛋了！

太陽在豐收超級市場背後升起，逐漸地將豐收的影子一節節地拋擲在街上。原來它的影子也比鴻業的長了一截。

天寶擺好一個木箱，即將老鼠籠擱置在上面。光綫明亮，老鼠的眼中開始顯露說不盡的驚駭。牠在籠子裏面衝試圖逃出去。但是籠子太小，老鼠要翻身也顯得困難。牠激烈地衝撞，籠子便一陣一陣地顫抖。

春花站在天寶身後大聲的叫嚷：

這麼大集的老鼠，真是少見哪。

許多上巴刹買菜的家庭主婦走過鴻業雜貨店皆歇下來看。大家交頭接耳都驚異於牠的肥大。人群越聚越多爭看這一場熱鬧。

天寶用一根鐵條朝老鼠的身上刺。老鼠怕痛，只好轉避。倉促間，竟然不能轉過去。天寶刺了幾下，刺個正着，血從老鼠的頸項間淌下來。紅紅的血流，在墨黑烏亮的毛髮上映襯得更艷麗。

怎麼會有這樣大隻的老鼠？

這隻老鼠不知道吃掉我們多少伙食了，春花也有一根鐵條，他也依樣的戟。

你媽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她允許你這樣做嗎？一個矮胖的婦人眯起一對斜斜的小眼睛。今天我媽不在家，她那裏知道？天寶拾起掉在地上的鐵條，狼狽的刺下去。老鼠有一次痛的經驗，迅速的閃開了。

那麼，枉費你媽替你們唸經積德了。那女人說。

老鼠躲到那裏，天寶和春花夫婦的鐵條即刺那裏。小小的籠子，老鼠的身軀又大，也不能躲到那裏去，何況籠子四周都是空空洞洞的網。血淌下來，染紅了老鼠的身，甚至牠瘦長的尾巴也拖得紅艷艷的。

天寶抬頭望，只見豐收的大門似乎在這一段時間裏走掉許多顧客。好奇的人都蜂湧向鴻業這一邊，漸漸地形成了一般人潮。天寶宛然感覺自己今天就是主角。這是期望已久的。他心頭有一陣滿足，雖然明知這只是剎那的形象，它終究是不會永久存在的。

天寶，刺給牠死，快。巴刹上有人叫喊。

不！慢慢來才痛快。春花吃吃地笑。不這樣實在難消我心頭恨。

春花的鐵條靜靜的舉在半空。老鼠看見春花的鐵條不動，牠也靜止凝視。春花纖纖的玉

指是多麼嬌嫩。她的嘴邊始終含着一顆微笑。唇上細細密密的汗毛却令那朵微笑蒙上一層邪氣。老鼠突然瑟瑟的向後一步步的退，轉瞬間即退到籠子邊，已無退路。牠弓起身子，盡量把身子縮小又再次抬起頭來。這時候，意識到一陣緊張的氣氛的籠罩，大家都默然無言。老鼠凝視春花的手，大家密切注視春花臉上的神情，春花却笑容可掬，笑嘻嘻地刺下去。

吱——
啊——

老鼠的痛苦叫聲和人類的驚呼一齊揚起。大家向後退了一步。老鼠的眼睛瞎了。牠在籠子中莽撞。痛楚令牠發奮地衝。撞。籠子小，牠左撞右撞始終在籠子中。牠逃不出去的。紅潤的鼻端已碰出鮮紅的血跡。天寶在一旁冷寂地瞧。老鼠是死定了。他心中始終不帶絲毫的牽動。老鼠就是他自己。籠子即是牠的命運。牠能够跳越嗎。天寶的手掌握得更緊。

牠要死了，一個孩子說。

牠不會死的。另一個女孩在一旁頂嘴。

牠不死更慘，小孩很頑固。你看牠的尾巴和鼻子，皮都脫光了。鬚也斷了幾根。

誰說的？小女孩上前去，企圖去抓老鼠籠。春花一手將她拖開。

亦要做什麼？

放牠走呀，小女孩一臉的錯愕。

亦敢？春花瞪了她一眼。小女孩嚇得向後退幾步。

春花進去店舖裏很快拿了一罐東西出來。圍着熱鬧的人群急忙閃開讓出一條生路。老鼠竟然機敏地吱吱哀叫。

天寶天寶，你的心竟這麼狠麼？那個胖婦人從人叢中邁前幾步。

老燻不知道，老鼠不死，我就要死了。天寶半帶玩笑地說。

天寶撥開罐子的瓶塞，將汽油淋在老鼠身上。老鼠發狂奔走。背脊在鈎子上一撞，又勾下一片皮來。紅鮮鮮的肉驀然呈現在衆人眼前。瞎眼的老鼠受創更加亡命疾奔。老鼠跑得快，天寶更舒暢。他媽媽從小就給他慈悲爲懷的薰陶。七歲以後就不給他看見鮮血的影子。除了爸爸死的那次。驟然瞧見老鼠瀕臨死亡，他禁不住暗自欣賞自己到底敢於把老鼠這樣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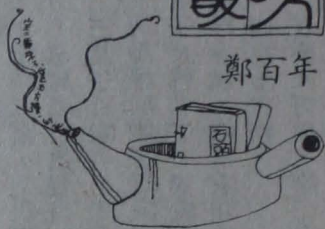
。這是媽媽始料不及的。當她知道，他兩手已沾血腥。又有何用呢。天寶迷失了自己。汽油傾瀉完，老鼠也停止哀鳴。天寶抬頭向衆人的臉攫取同意，但是他看不到一個人的讚賞。

火柴！

天寶突然大聲的叫喊令春花也嚇了一跳。他擦了一根丟進籠裏，沾油的老鼠馬上熊熊地燃燒。天寶打開籠門，老鼠像一粒火球，迅速向外竄。圍觀的人爭相逃避。一瞬間老鼠即竄入豐收超級市場。老鼠淒厲的哀鳴還有售貨女郎的驚慌尖叫，混淆不清令人不知所措。天寶回頭得意地笑。驀然間發現媽媽就在人叢以外走過來，笑容竟然凝住了。



鄭百年



書生的夢魘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疾怒。余固知寒寒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屈原。離騷

司馬遷二十歲作首度壯遊之後，就擔任起郎中的官職來。他自己在自序裏說：「於是，遷仕為郎中。」這「於是」二字說得非常含糊，我們沒法子猜測他到底是幾歲才開始擔任起這個職位；也許是二十一、二歲，也許是二十五、六歲，總是在他首度壯遊歸來後的事。郎中是官廷安全警衛官，或者侍衛於皇帝左右，或者更值看守宮廷，和中郎、侍郎的性質相同，統稱為郎中令，是秦朝首先設置的一種警衛官。因為郎中令是朝廷裏最接近皇帝的官，只要贏得皇帝的寵信，隨時都可以代表中央政府，外放到各地去擔任獨當一面的地方首長；因此，郎中令地位雖然低下，却是當時貴族顯要子弟做官的捷徑。司馬遷三十六歲奉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到邛、笮及昆明去，就是郎中令的外放。

一直到三十七歲為止，司馬遷大概一共擔任了十幾年的郎中；其中，一次侍候漢城武帝

到西邊的雍，去祭拜五時，自己順道登上崢嶸山；另一次奉命出使巴、蜀以南，並且到邛、笮及昆明去。在這十幾年裏，司馬遷聚精會神地從事兩件事。第一件是下工夫讀書、有系統地搜聚史料，並且嘗試撰述單篇史記，而讀書及搜聚史料實際上是二而一的。司馬遷讀書非常廣博，除了尙書、春秋左傳、論語、離騷、九歌及孟子等之外，還有文獻檔案、儒家經典、諸子百家等等，總結他所過的書，大約可略分爲下列幾大類：

一文獻檔案

例如謀記（見史記三代世表序）、春秋歷譜牒（見十二諸侯年表序）及秦記（見六國表序）等，都是歷史文獻；又例如令甲、功令（並見惠景問侯者年表）及列侯功籍（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等，都是國家檔案；這些文獻檔案，大部分是未刊布面世的。史記有十個年表，用來記錄歷代的大事，它們大部分都是奠基於各類謀記年譜；史記有些記錄軍功的文字，如傅靳蒯成列傳中的「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就是根據檔案。

二儒家典籍

除了尙書、春秋左傳及論語，司馬遷對其他儒家典籍也都詳細披閱，特別是儒家的六藝，司馬遷在伯夷列傳裏就說過兩句話：「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一（語譯——學者對於文獻及典籍即使讀得再淵博的話，也還必須取證於六藝的記載。）可見他是多麼重視六藝了！所謂六藝，這裏指的是儒家的六部經典作品，即禮、樂、書、詩、易及春秋。毫無疑問的，司馬遷是熟讀這批儒家典籍的。」

三諸子百家

司馬遷對諸子百家也非常熟稔，道家類的老子、莊子，墨家類的墨子，法家類的商君書、申子及韓非子，兵家類的孫子、吳子、魏公子兵法及司馬法，名家類的公孫龍子，雜家類的呂氏春秋，縱橫家類的長短說等等，都是他博覽的書。

四史地古籍

在歷史方面，除了上述尙書、春秋左傳之外，司馬遷讀過世本、國語、公羊傳、穀梁傳、戰國策及楚漢春秋等；在地理方面，他讀過禹本紀及山海經等。

五文學作品

司馬遷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他的文筆不但活潑犀利，而且極富感情；可以肯定的，他是一位酷愛文學作品的史學家。他讀過的文學作品非常多，最特出的應該是屈原的離騷、天問、懷沙、九歌及哀郢等，司馬遷相信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其次是賈誼和韞錯的作品，也贏得司馬遷許多熱淚，司馬遷在史記裏幾乎全部將它們轉錄下來了。在擔任郎中的十幾年裏，司馬遷利用閒暇，切實地下工夫讀書，系統性地搜羅史料。在他自序裏說過：「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語譯——百年之間，天下各種遺傳的文獻和古籍，沒有不完全集中在太史公手上，於是太史公乃利用這方便，父子兩人相續從事纂輯的工作。）在他父親的指導之下，這個時候，已經把纂史當作一生唯一的工作了！

在這十幾年郎中職位上，他聚精會神從事的第二件事便是「竭力盡忠，事奉主上」。關於他抱赤子之心事奉主上的心意，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裏，已經坦誠披露得一清二楚了；他說：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語譯）我依賴祖先所開啓的事業，能够在皇上的座車邊等往着罪過（事奉皇上），至今二十多年了……我年少時，就空負了不可羈繫的才華；年紀大了以後，在家鄉裏也沒有甚麼良好的聲譽；很僥倖地，皇上看在我的祖先的份上，使我有機會貢獻我淺薄的技能，出入於警衛周密的宮廷裏。於是，我認為事奉皇上必須專心誠意，就好像戴着面盆與望着天空，是不能同時兼顧的一樣；因此，我立刻斷絕與朋友相知的來往，拋却妻子及兒女們的家業，每天每夜，非常認真地思索着竭盡我不太像樣的才能和力量，專心一意地典守我的職事，以便求得皇上的信賴和歡欣……。

司馬遷專一竭誠侍候漢武帝的心意，千載以下的今天，還是令人感動呵！

武帝元封三年，三十八歲的司馬遷就承繼父業成爲太史令；自此以後，司馬遷愈加克勤克儉、戰戰兢兢地從事上述的兩件工作，希望報答主上的恩寵。看他在自序裏說：「主上明

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隨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於是論次其文。」（皇上英明和聖賢，如果美德反而不流佈出來，那是做官者的罪過。我掌理這個職位，如果廢弛了英明皇上的美德而不加以記載，墮壞前人的美言，那真是莫大的罪過呀！……於是，我就有次第地論撰成爲文章。）專心奮勉，忠貞竭才，以整個生命報效朝廷；司馬遷這股精神，真是令人感動！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在勇抗匈奴的慷慨激昂大時代裏，却發生了一齣悲劇性的事——大將軍李廣的孫子，傳說在作戰的時刻，投降了匈奴！這消息傳到大漢的朝廷來，舉國都認爲是一件國恥。李陵是李當戶的遺腹子，李當戶又是著名飛將軍李廣的長子；所以，李陵自小就承襲了乃祖的大將遺風，善射，愛護部下。漢武帝知道他是李廣的孫子，特別信愛他，派他帶領八百騎兵去勘察北漠的地形，他一口氣深入敵境二千多里，一名士卒也沒有折損。武帝非常高興，拜他爲騎都尉。大漢二年，李廣利帶領三萬名騎兵，去攻擊匈奴的右賢王；爲了要分散匈奴的兵力，武帝派李陵帶領五千名步兵，北邊到凌稽山去。萬萬沒想到，李陵五千名步兵竟遇到匈奴主力軍八萬人；於是一場浴血戰就展開了。李陵轉戰苦鬥了八天，漢家救兵連影子也看不到，儘管他殺死了匈奴兵萬餘人，奈何勢力懸殊太遠了！最後，轉戰到漢朝的邊境，匈奴眼看要敗了，立刻以重兵切斷所有的道路，把傷亡過半的李陵圍困起來，並且發出呼聲，叫喊李陵投降。這時候的他，真是悲憤交加；他要再戰下去，所有的箭矢都用盡了，部下也快死光了，如何戰得？就此自殺嗎？似乎便宜了匈奴人。於是，他決定做效泥野侯趙破奴的法子，暫時投靠到匈奴那裏去，日後再逃亡歸來，甚至於報仇才回來。然而在他走入匈奴的營陣裏時，大漢朝廷竟聲嘶力竭地唾罵他，說他丟了漢家的面子！投降了敵人！把對匈奴的憎恨一股腦兒地轉嫁李陵身上去！在慷慨激昂的大時代裏，人們都是沒有腦筋的激動動物，於是一連串的魯莽行動便發生了——武帝大怒，把李陵的老母、妻子及子女全部送進牢獄去，沒收他全部的資產；隨後又把老母、妻子等全部殺掉。這真是大時代裏的一件悲劇性的誤會。

根據報任安書的自供，司馬遷和李陵只是一面之雅而已。他說：「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

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語譯——我和李陵，都在同一宮廷裏担任職務，素來就不是熟的朋友；我們倆人的嗜好也不相同，更沒有一起喝酒、送動殷地歡樂過。但是，我觀察他的爲人，以耿介自守，事奉父母非常孝順，和朋友來往有信用，錢財方面也非常廉潔，一取一與都合乎正義，任何事情也分別得清楚，而且謙讓，待人恭順，處己節儉，常常想着如何不顧自身地奮發，以便爲國家的急事而犧牲。他平日所修養的和用功的，我認爲真有國士風範。）從這段自供的文字裏，我們可以看出得出，儘管他們倆人只有一面之雅；不過，司馬遷憑讀書人的直覺，他肯定李陵是個有操守、有原則的國士。一個有操守、有原則的國士，怎麼會投降敵人呢？他在報任安書說：「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語譯——爲人臣的，忘却九死一生的大災難，爲着公家而犧牲，那已經是很了不起了！現在，因爲一點事情處理得不當，就加以誤會，而那些在朝廷保全自己身首及妻子的臣子們，跟隨着就火上加油，把他陷構成大罪人；像這種現象，真叫我私底下痛心疾首呢！）很明顯的，李陵一定有他委屈的地方；外人完全不了解他，就陷構他，說他是投降敵人！這真是大時代的一樁大誤會。本着忠誠愛國之心，就如司馬遷自己說過：「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人。」他要爲漢武帝開啓這場大誤會。對司馬遷來說，這是竭忠效誠的最好機會，這也是他作爲人臣的一項責任；於是，本着他二十餘年來所用功的——「竭力盡忠，事奉主上」，他把他的書生正義之見表達出來了！司馬遷在致友人任安的書信裏，曾回憶他當時進言的原因和用意，他說：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人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

（語譯）李陵還沒有戰死的時候，使者回來報告他的勇猛作戰情形，漢室公卿及王侯們都高呼萬歲，歡樂得舉杯向皇上道賀。幾天以後，李陵失敗投降的消息傳來，皇上爲了這件事，吃東西感覺不出甘美的味道，坐朝時也沒有心聽政，大臣們憂慮和恐懼，不知道如何是好。

謬會的消息傳來之後，大臣們整日憂懼，漢武帝食不甘味、聽朝不怡，一股黑暗暗的寒流籠罩着整個朝廷，好像國家立刻就要崩潰似的。這個時候的司馬遷，勇敢地背負起書生「報國以身軀」的責任——

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恒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

（語譯）我私下不檢討自己的卑鄙低賤，見到皇上因爲李陵的事件而悲傷憂痛，便誠懇地想報效我忠貞的淺見，來爲皇上解除誤會。我認爲李陵平日和士大夫們來往，很少把甚麼甘美的甜頭分給他們，現在能得到部下們效死的力量，即使是古代的名將，也不過如此罷了！他雖然戰敗陷在敵境，仔細觀察他的意思，是想在匈奴那裏乘機立功，將功抵罪，來報答漢朝。現在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已經是無可奈何了；估計他這次所斬獲的，功勞也足以向全國上下表揚了！我懷着上面的想法，想表達出來以便開解誤會，却一直沒機會發言；這個時候，恰好皇上召見我，要我表達意見，於是，便把上面的意思說出來，並且嘉許李陵的功勞，以便推廣皇上的意思，解除誤會，塞住平日不滿李陵者的言論。我的話還沒完全表達出來，英明的皇上不加思索，便說我毀謗貳師李廣利，並且幫助李陵來游說朝廷……

懷着滿腔的忠貞，懷着滿腔的正義，司馬遷負起開解誤會的責任，以便爲烏雲籠罩的朝廷撥開一線曙光，以便爲憂愁滿臉的漢武帝掬出一絲的笑容，他勇敢地發言了！然而，天下的事情就偏偏沒有書生所想像得那麼簡單和純潔！漢武帝不把司馬遷的話聽完，就指斥他毀謗李廣利，幫助李陵來朝廷游說——這真是一個晴天的霹靂！一個恐怖的夢魘！立刻，司馬遷被打入牢獄，處以腐刑；把生殖器官割掉。

司馬遷和李陵只是一面之雅罷了，何來爲他游說呢？更何來毀謗李廣利呢？司馬遷在朝廷上仗義執言，身在敵境的李陵非但不知道；即使知道的話，也爲司馬遷的做法感到驚怪不

三閭大夫的作品，是司馬遷一生所最愛讀；看了這幅「屈原行吟圖」，很快地就讓人聯想到司馬遷的遭遇與他頗為相似。



已。正如司馬遷自己所說的：

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仵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語譯）李陵已經投降匈奴，頹壞了他的家譽，而我又遭受到宮刑，增加了天下人譏笑的事件，可悲呵！可悲呵！像這樣的事，眞不是可以爲普通俗人說得明白清楚的！

李陵被謠傳投降匈奴，司馬遷被責斥爲李陵遊說，一北一南，一在匈奴一在漢家，簡直是一齣相同悲劇的翻版！最可悲的是，仗義執言的司馬遷；他萬萬料想不到，竭忠事主的結局竟是宮刑！這簡直是個千恥萬羞的譏諷，這簡直是個千醜萬惡的夢魘！

宮刑，對一位誓志忠於職守的書生，對一位日夜殫思竭志盡忠的部下，判以莫大奇辱的刑罰，眞是天地祇都要震怒！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裏說：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語譯）在所有刑罰裏；最輕微的，是不會侮辱到自己祖先的刑罰；再重一級的，是不會侮辱到自己的身軀；再重一級的，是不會侮辱到自己的尊嚴；更卑賤一級的，是不會侮辱到自己的言語；然後，卑賤性的程度隨着下文的排列，一級一級的嚴重，身軀受折磨的處罰，穿着囚犯的衣着的處罰，關在木牢被鞭打的處罰，剔掉毛髮繞上手銬腳鐐的處罰，毀壞肌膚斬斷肢體的處罰，而最卑賤的一種刑罰却是宮刑，那眞是卑賤到極點了！對一位忠貞的書生判予最卑賤的刑罰，那眞是天地共羞！司馬遷怎麼會料想得到，以他二十餘年來所專心從事的，一則讀書撰史，一則忠誠事主，竟召來最低賤的刑罰！憑着書生本色，他洞悉李陵的爲人；憑着忠貞之心，他舉手爲皇上撥開憂愁；沒意想到，他竟鎩羽而降，被打入永無天日的十八層地獄裏去！他說他這時的生活是「幽於糞土之中」（語譯——幽在惡臭萬端的糞堆裏），眞是最好的寫照了。

這個悲劇，眞是慘酷無情。



紅毛丹

家裏後園種了兩棵紅毛丹樹，季節到了的時候整樹都是菓，用長竹竿打下來，或是竹竿一頭砍作一個小叉，又着枝左扭右扭，啪一聲斷了，整枝摘下來。並不特別愛吃，只是好玩，樂趣在採。那菓上老是有螞蟻，行得飛快，不知那裏爬出來的，慌慌失失往前去，爬到皮膚上奇癢難當。七八歲開始看報紙，因為是新的經驗，印象很深。一則新聞報導有個人吃紅毛丹不小心，核哽在喉間，氣絕身亡。讀了只覺天旋地轉，之後見到紅毛丹就想起新聞裏枉死的人，碰也不敢碰。過了數年，漸漸能够食一兩粒，總是額外小心。越小心那核就越似乎分分鐘有可能滑進喉裏去，所以始終對吃紅毛丹沒有多大興趣。今晚開一罐糖水荔枝食，聯想起紅毛丹，這麼久沒有機會接觸，卻有一點渴望。只是淡淡的，既然買不到，也就算了。還是因為知道買不到，才浮起慾望呢？

牆

狄羅韞斯和十六街交界處，一個年老的女人扶着牆走，非常艱難地，浮腫的雙腳不再願意讓體重壓在自己頂上，聽大腦指揮，多走兩條街，去買平宜三四分錢一磅的菜。那是炎夏的午候，陽光使每個人的影子縮成一團，躲在腳底。牆白成茫茫的一片，女人似乎將一個個

的手印留在它上面，然而沒有人看得清楚，因為太過高，或者一個個的手印，只是留在心上。在冬季，同一面牆看起來是午夜藍，或是和天一樣的啞灰色，或是骯髒的象牙。它還是站在狄羅韋斯和十六街交界處，早晨空氣莫名的清爽，有時行人將影投在牆上，行得快的關係，匆匆掃過去，顯得模糊了。

明州的貓

在明州，冬天的時候，野貓們怎樣生活呢？冷到零下兩三度，四處積雪，走到那裏凍到那裏。日短夜長，夜晚天空銀藍色，越看越淺，原來飄着眼，一點聲音都沒有。雪積得越來越高，倒似天悄悄壓下來了，天和地快要合在一起，只能瞪着眼，什麼主意也想不出來。找不到食物，孩子顧着堆雪人，年輕的戀人滑雪，老夫老妻在屋裏一面看電視一面風濕，誰也沒有閒情管流浪的貓。A說：「有些躲在馬房裏，有些凍死掉。」那麼春天一到，遍野躺着貓屍？在明州，冬天的時候，野貓們真的怎樣生活呢？這個冬天，有足够的錢的話，找個人守着屋，倒真要親自去看看。

住處

住在二樓，第一次和地面隔得這麼遠，起初真興奮。彷彿就因為這樣，一切有了新面貌，整個人脫胎換骨變成另一個人似的，不久慣了，還不是一樣。是條沒多少人知道名字的橫街，夏季放了假，小孩通街通巷跑，蹣跚車，滑雪屐，玩滑板，你追我逐的，鬧成一片。街頭大概住了個修汽車的人，街邊停着三四架待修理的車。不久不見了，又來了新的。後窗可以望到東灣。大霧的夜晚，市區頭上罩着一層黯紅的燈色，流氣之極，很引起好奇心，希望知道它底下的故事。三樓住一個上了年紀的黑女人，她有一天到晚將傢俬搬來搬去的習慣，換了一個位置，看看不喜歡，又將椅子桌子對調，只聽見她推着沉重物件在地上拖的聲音，沙沙沙沙，是荒涼的聲音。舊房子，地板朝東面微微的傾斜。一個廳，兩間睡房，兩間工作室，廚房，沖涼房，兩個人住，非常舒服。四月搬進來的，不經不覺過了半年了。明年如果有時間，買幾桶漆回來油，暗米色，將會是很好看的。



梅淑貞

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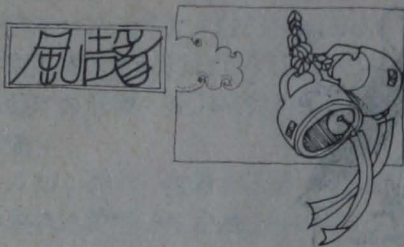
「我的朋友」柳非卿最近好像闖了點禍，被好像是很有學問的人人身攻擊了啦。我和柳先生雖然是要好得不得了的朋友，不過遇到這種事情，理智還是重於感情，不是因為他是我的朋友就不分青紅皂白的加入一脚亂罵一通，到頭來弄得兩個人都一起在大庭廣眾前獻醜也。不過有文化之人如柳先生非卿者這次竟也被人訓話，實令人大開眼界，也不得不使旁人如我者對儘寫些青蛙跳水式文章的有學問之人另眼相看。

柳先生和他人之間的瓜瓜葛葛究竟如何了結，我實在沒有興趣去作再進一步的打聽，不過個人覺得他因為直言無諱而得罪了文人（文人者，有文化之人也），却不由得我不感嘆再三，感嘆再三了。

文人平日喜歡擺出個文質彬彬的樣子，又喜歡把幾千幾百年的文化傳統掛在嘴上，寫起文章來更是左徵右引的搬來大條道理，使人錯以為他真的是個虛懷若谷的謙謙君子。如果你也是這樣以為，便錯到「爪哇國」去矣。說穿了那種種都是表面的做作，都是不堪一擊的。不信的話你大可以試討看，放胆寫篇文章談談（彈彈）文人寫的東西，譬如說你覺得某一名

「作家的某篇作品寫得不好啦、好像沒啥水準啦，看看「名」作家是不是立刻由謙謙恭恭的君子搖身一變變成披頭散髮的潑婦？如此便知我所言不差矣。如果「不幸」的話你的工作範圍逼使你不得不和文人常常打交道，文人的真面目更可以一覽無遺：因退稿跟你翻臉無情者有之，因刪改他的文章向你暴跳如雷者有之，因芝麻綠豆的小事便懷恨在心的更加無日無之，若有耐心列下去一匹布都列不完。說來說去，「名」作家之所以大動肝火，一片酸氣衝天，都是因為那個「名」在作怪。本來嘛，天下無不好名者，只是其他人的出名手法不同，不像文人般自持能搬得動幾個大字，便自以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常以「我的學問比你大」，或者「我的路線比你正確」來嚇唬人，對持有和自己相反意見的人不惜口誅筆伐，這時也不管什麼道理不道理道義不道義了，反正是臉皮已撕破，便一於爛到底。走筆至此，你還能不對所謂文人者抱有最大的戒心乎？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裡，沒有什麼是可以稱為永恆的，「名」又是什麼呢？哥德說：「如果有其他人類站在另一個星球上來看地球，所看到的將是莎先生的榮耀。」這話由他親口說出，莎先生的偉大可想而知。但莎先生又是誰呢？最近看了一系列的文章，寫文章的威廉·漢尼說他作了長久的考証工作後，有証據證明真正的莎先生在未成名前便已被人殺死，在他死後冒用他的名字寫文章的是外貌和他相似的馬羅，並說真的馬羅果如歷史所記載般英年早逝，莎士比亞的著作就永不會寫出云云。可是幾百年來衆人只當莎先生是莎先生，對他的讚美之詞真可以車載斗量，反而馬羅少有人提起。如果莎先生即馬羅，馬羅也即是莎先生的話，則幾百年來馬羅所受的忽略何其大，而莎先生幾百年來則替人枉担了個虛名矣。所以說名是什麼呢？都不過是些自欺欺人的障眼法罷了。所以在各方面都顯得次要如我者，倒不如在個人的品德修養方面多作些進益吧。



●犀牛、鼓手及人間出版社成立的「聯合出版基金」，訂於明年初出版文藝叢書「馬華文學」第一集，歡迎各作者惠稿。小說、詩、散文及評論皆在歡迎之列。來稿請寄：8 Jalan 14/34 P. Jaya, 梅淑貞收。

●大馬華人文化協會將於近期出版「赤道文藝月刊」。另三本學術叢書亦在印刷中：

(一)「大馬華人文化研究論文集」(黃昆福等著)

(二)「靈根自植」(鄭良樹著)

(三)「人間煙火」(溫任平著)

●星加坡「五月詩社」經已註冊成立。執行委會名單如下：會長：文愷
副會長：謝清 秘書：流川 副秘書：南子 財政：淡瑩 副財政：
賀蘭寧 總務：喀秋莎。

社址(暫定)：

Blk 27,186 B, Toa Payoh East,
Singapore 12.

五月詩社將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詩刊，歡迎星馬詩作者惠稿。

●天狼星詩社出版溫任平的詩集「流放是一種傷」，書分三卷：卷一「記憶紙船」；卷二「水鄉之外」；卷三「雲與飛簷」。每冊連郵馬幣三元。書厚一六六頁。

郵購地址：Mr. Teoh Chiaw Lin,
P.O Box 114, Teluk Anson, Perak.





「夏麗赫」事件

××：

文學批評原是一門「不學無術」的專門學問，批評者本身除了要演繹出一套理論權充下筆的準繩外，還須配上正確的下手方法（Approach？）才不致出現偏差，甚至誤導。

馬華文壇上的文學批評者很多都囿於本身固執的主觀印象，無能突破。我想，這對馬華文學非好現象，因此，甘冒觸怒文壇老前輩柳非卿之大忌，指出其「評夏麗赫」中的幾點謬誤。我曾強調我那篇文章是在「說明一些作批評所應持的態度及方法」，沒想柳君腦筋可能一時轉不過來，一口咬定「此地一定有銀三百兩」。爲了不浪費蕉風寶貴版位，我只好藉這封信作幾點澄清：

（一）我在「謬誤」文中，並未「不容許別人表達異觀」（編按：此句引自308期的「風訊」，該則「風訊」實爲一般性的陳述，旨在「防範」，而非針對任何篇章的「判斷」，若讀者有所誤解，誠非編輯室本意。），也沒寫過片語隻字反對柳君觀點的話，僅指明其論點缺乏有力的佐證，方法錯誤。

（二）對於我在「謬誤」文中指出的謬誤，柳君的反駁仍然不能自圓其說（譬如斷章取義一事柳君把責任推給讀者），所以我認爲無再討論的必要。

（三）柳君再次把小說中人物與原作者認同，含帶惡意的指控，

頗令人懷疑其居心。「鄉巴佬」或「鄉巴里」是否爲侮辱性稱呼，還望有識之士加以解說。柳君有深諳華文的馬來朋友，使我好生羨慕，能够讓異族欣賞我們的文學作品是一件好事；除非柳君心懷不軌，有意煽動某種情緒，否則我看不出爲何商晚筠的一些小說不能拿給馬來朋友看。

(四)柳君一直斷定「夏」小說中用的是台灣口吻的對白，不知她是參照比較那一些台灣小說而得此武斷結論？(順便打個小廣告)犀牛出版社代理了十幾種台灣的小說，目前仍有存書，讀者若有興趣，不妨買幾本來對證一下。

對於「夏麗赫事件」。我這方面也就到此爲止，這封信希望能「不動手術」地登出，算是我給柳非卿及蕉風讀者的交代。

順頌

編安

顏宏高上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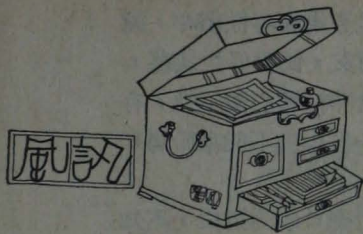
「三首怪詩」

XX:

最近寫了三首怪詩，想來想去，決定投給蕉風。「演講者」在一些心裏有鬼的人看來一定覺得我在諷刺他們了；「道具」是對工農兵文藝那種「性格統一」的側面擊；「漫畫」的主題是時間，引進小兒翰怡及小女亦嫻是爲了加強它的真實感。這種手法我恐怕這兒多數報刊的負責人是不能接受、領會的，因投蕉風。

溫任平上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由美國籍猶太作家以撒·辛爾獲得，這期的「辛爾特輯」雖不够全面性，但亦提供了一個概要，對於不熟悉辛爾的讀者應該有參考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辛爾的作品全以意第緒語（「一種被人半遺忘的語文」）寫成，他的開創精神是令人景仰的。

■近來我們很少收到有關古典文學的文章，幸好鄭百年的「文史叢談」每期都能「獨樹一幟」；毅民寄來陶詩短論，兼比較前人各家觀點，對窺探陶詩全貌頗有幫助。

■牧鈴奴和梅淑貞已很久沒給「蕉風」寫詩，這期刊出他們的近作，讀者或能一新耳目；「灶」是寫實的，梅詩則觸及文化問題，我們的詩人並非全是「情緒化」的。溫任平力圖以散文段落蘊藏詩質，是很大膽的嘗試

■「舞台」是一篇本地英文創作的翻譯，我們相信同一地區各種媒介的文學都有互相觀摩的必要，我們亦不諱言在這方面還做得不够，希望作者能够架設更多的「橋樑」。

在大馬和新加坡，嚴肅的英文作者可能要比中文作者面對更多的「困境」，不管他們的成就如何，那種默默耕耘的精神是我們樂於看齊的。

□ 編輯室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郵政滙票 (Postal / Money Order)，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 Syarikat Edcom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備註	



江山畫·陳瑞獻作品

月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號 309期

0119/78 BULANAN CHAO FOON \$1.00 senaskah

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